禮書通故

禮書通故弟十

喪禮通故一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說士喪禮者士喪其父母姜兆錫云士喪禮是士自死而子爲之喪之禮以下文死于適寢復以爵弁推之自見所謂葬用死者之爵也吳紱云此主有位之士其子喪之之禮至士之父母妻長子死喪之從同仕焉而已者禮亦如之若未仕之士未必有赴于君君弔之事而其宅亦或從殺矣以周案吳說較爲周備

鄭元云既夕禮士喪禮之下篇也敖繼公云世儒又分自筮宅以下爲士喪禮下皆强作解者以周案士喪禮

之既夕少牢饋食禮之有司徹本屬一禮以簡冊繁重釐而爲二取其經首二字以名篇非有意亏其閒也蔡氏禮經本義王氏儀禮紃解皆分筮宅以下合下爲一篇皆祖敖氏所駁之說 右篇名

鄭元云將有疾乃寢亏適室齊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方苞云齊室卽適寢也凡有疾卽居焉所以敎疾者持生之道盡矣養者皆齊所以敎子孫妻妾忠養之道盡矣及至大病亦不待遷移而終亏正寢聖人制禮所以盡人之性也以周案鄭注不齊不居其室大戴盛德篇文有疾齊亏正寢所以正其情性也不必爲

死而死自正其終焉然則居適寢者以養生為始義正
終為餘義斯義不明而寢適寢之禮有難行于人子矣
方氏此說可以翼鄭
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喪大記作北牖下鄭元
云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為北墉下以
周案凡室之北有墉無牖說詳宮室門論語自牖執其
手皇侃義疏云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寢于北壁下東首
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皇疏言北壁足為北墉之證君
來視疾當遷于南牖下喪大記之北牖本作北墉鄭以
君視為訓失其義矣

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鄭元云
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
者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于正也以周家
廢猶置也春秋傳曰廢六關謂置之也適寢非常寢之
處無牀至病時處適寢乃置牀而士喪禮無廢牀之文
既曰寢不言亦可知也士喪禮于乃卒之下又言設牀
第者將以沐含也喪大記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
一牀牀固不一也鄭以既卒之後云設牀遂訓此廢牀
爲去牀云病卒之間去牀至是設之如鄭所言則廢牀
之文亦應在既設之後何以喪大記于適寢時卽云廢

牀乎且亟死之日正人子保護不暇之時舉而委之地反以速其死矣何生之可望朱可亭蔡宸錫胡竹村知鄭說之難通遂斥記文斯亦謬矣訓詁不明有害禮義率類此

鄭元云徹褻衣加新衣故衣垢污為來人穢惡之賈公彥云褻衣元端新衣朝服以周案記云疾者齊養者皆齊齊必變服故云徹褻衣加新衣男女改服小記亦云養尊者必易服注以賓客來問言未是賈疏叓非喪大記加新衣為君來視故鄭注以為朝服其注禮經不用此說但云有賓客來問則新衣明非朝服也鄭意君來

視疾加朝服賓客來加新衣有差敖氏以褻衣新衣非元端朝服之類是也以為後有襲斂之事故亏此畧之此說未是或以徹褻衣加新衣為義主正終亦謬未攷而致死之是何忍也

經死亏適室幠用斂衾鄭元云斂衾大斂所幷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以周案斂讀為纖古音義同方言繒帛之細者曰纖閒傳禫而纖注黑經白緯曰纖始死用纖衾小歛用緇衾喪大記小斂君用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纖衾在縞緇之閒禹貢曰厥篚元纖縞此生時之絮被非斂服也王制曰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始

死安尸有小斂衾大斂衾且時將復猶有望生之心安尸用喪斂之衾黃勉齋謂復而後行死事輒用斂衾當在復後經無先後之別信注而疑經不足為訓

喪大記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元云言死者必皆于正處也寢室通言其尊者所不殯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殯處也皇侃云君謂女君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熊安生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卒皆于夫之正寢夫人卒于君

之正寢世婦卒于君之下寢之上者以周案君夫人謂君與夫人大夫世婦謂大夫與世婦士之妻皆死于寢亦謂士與妻同死于一寢也于士妻死寢別言皆所以明大夫以上之妻其死與夫異處也而死者必皆于正處則君與夫人卒于路寢各卒于其大寢也路者大也正大之寢非其所燕焉者也君有正寢一燕寢二夫人亦有正寢一燕寢二卒各于其大寢所謂死必正處也夫人正寢亦謂之路寢者以君立文也世婦下夫人一等卒于燕寢之上者大夫以君燕寢之制為其適寢故曰大夫世婦卒于適寢世婦燕寢亦謂之適寢者以大

夫立文也大夫有適寢一燕寢一內子葢同大夫卒于適寢內子死于下室其燕寢也故注云其燕處遷尸于寢兼承世婦內子為文世婦卒于燕寢之上遷尸于夫人之正寢內子死于燕室亦遷尸于內子之正寢皆與其夫異處士卑止有正寢無別寢故士之妻皆死于正寢皇熊兩說于記者立文之意俱未體會

記屬纊以俟絕氣鄭[元]云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朱軾云是早逆其死也非先王之制胡培翬云孝子不忍竟以為死故屬纊以候之俟字據鄭注當為候之誤以周案記不曰以俟氣絕而曰以俟絕氣

俟之言俟鄭義自精俟俟一義無煩改字朱氏不體文意自眯眯亘 右始死

敖繼公云僨者左何之左手何之張爾岐云左臂何之

沈彤云說文何儋也凡儋何負何皆在肩以周案何訓儋負析言之背曰負肩曰儋抱之以手曰任揭之亏首曰何通言之在背在肩在手在首皆謂之何詩何戈與祋在手何蓑在身何笠在首易何校在肩士喪禮僨者左何之當以在肩爲正

張爾岐云僨者扱領亏帶帶僨衣之帶也盛世佐云僨者以左肩何畝弁服而插其領亏己之帶閒以固衣而

登梯也復時既不用冠則帶韠之屬皆不用可知張說

非

賈公彥云復者左手執領還以左手以領招之必用左

者左陽主生救繼公云招而左謂招時兩手自右而左

也左尊矣廷𪸩云招而左既招由左下也招者北面以

鹵爲左故經言降自後鹵榮張惠言云招而左招之向

左謂微左旋也胡培翬云經云北面招以衣又云降衣

于𡵎是初時北面既則轉而南面乃𡵎降衣于𡵎也當

以張氏左旋之說爲是

鄭元云復者降自後鹵榮不由𡵎降不以虛反也降因

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敖繼公云降云此者與外時相變也沈彤胡培翬說徹西北扉者亦其蓋蔽以通神意神或自此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徹西北扉者通諸幽也如鄭所云是方冀其生而即致死之不誠甚矣以周案復魂徹薪二事不相涉本無容牽說鄭注非沈說亦未是說詳下喪大記條

鄭元云襍記復西上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以周案士喪禮復以爵弁服而復者一人蓋一衣一人也卿大夫以冕服爵弁服諸侯以褎衣冕服爵弁服則卿大夫復二人諸侯復三人也天子其四人與然所復之處亦

不一周官夏采以冕服復于太廟祭僕復于小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皆以服復其復于四郊者乘車建綏檀弓君復于小寢大寢小廟大廟庫門四郊鄭注復者如命數不知所據

喪大記云凡復男子偁名婦人偁氏小記云復與書銘自天子逹于士其辭一也男子偁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鄭元云此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臯天子復諸侯薨復曰臯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以周案男子偁名卿大夫以下之禮也鄭注其餘則同明卿大夫以下周亦偁名

也小記婦人書姓與伯仲專以銘言故曰書孔叢子因此遂謂婦人復以姓氏不足據

記襍記諸侯行而死于館則其復如于其國若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鄭元云館主國所致舍道道上廬宿也綏當為緌緌讀如蕤賓之蕤謂旌旗之旄也厺其旄而用之異于生也孔穎達云不于道上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林喬蔭云喪大記言復禮曰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此若于道即喪大記所謂在野者如魯桓公卒于車中之類以其魂在車不在屋也道上

之館當別公私若以為供待衆賓則正是公館而謂不㝵于此復不顯與經背乎綏亦即車中所執之綏以周案亦于車者復于車亦于私館者不復于館亦惟復于車之左轂而已如命車私館無復處矣注義自通

經復降衣以衣尸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鄭元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浴而去之陳祥道云不以衣尸不字衍林喬蔭云不以衣尸是國君禮國君復衣非一必一一衣之則屢動其尸非所以安之以周案衣尸者覆諸尸上欲魂附衣復于體魄而生也不生則俟浴而去之不以襲也右復

鄭元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辟戾矣賈公彥云几兩端各施兩足以几足鄉南以夾足敖繼公云校几左廉以周案几兩端曲而著地各一足賈說兩端各有兩足非校燕左廉之訓敖說亦非劉績三禮圖几三足更謬　右綴足

鄭元云禦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云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于坎下札爛脫在此耳以周案士喪禮有冰用夷槃可也其文亦在沐浴之耑是喪禮用冰者皆于沐浴耑先設之注非但注云旣襲旣小斂先納冰槃中乃設牀于其上亦謂襲在室小斂後侇于堂兩處

皆先于牀下造冰云爾孔疏乃云既襲謂大夫既小斂謂士皆在死之明日又推之天子諸侯亦三日設冰于襲斂冉緟貤紙繆

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喪大記云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鄭元云漢禮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赤中夷槃小焉周禮天子夷槃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槃然則其制宜同之敖繼公云士有冰用夷槃言此于將沐浴之時蓋謂或暑以此夷槃爲沐浴之用也士若賜冰則有夷槃故因而用之于此既則以盛冰而寒尸也以周案士無冰用瓦槃君

加賜有冰昪用夷槃故夷槃以盛冰其巨槃以承濡濯
若浴時用夷槃以承濡濯則必去冰而後可敖說非
記檀弓曾子之喪浴于爨室鄭元云見曾元辭易簀矯
之以謙儉也禮浴于適室王安石云此自元申失禮于
記曾子無遷言鄭何由知其矯以周案禮沐浴甸人掘
坎于階閒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垼用塊旣浴弃濡
濯于坎曾子之喪蓋爲垼于室故曰爨室而浴水卽灑
之垼塊故曰浴于爨室明不用甸人掘坎也不然尸在
正寢斷無遷爨室以就浴之事且垼爨安有室
記喪大記沐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熊安

生云厞謂卥北隅厞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厞隱處之薪
孔穎達云甸人爲竈竟又取復魂人所徹正寢卥北厞
以然竈煑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云厞是屋檐
謂抽取屋卥北檐也金鶚云卥北厞在廟之後人所罕
至故爲隱陋之處檐下可以積薪其薪爲祭祀爨饎藏
之喪禮取以炊浴神之也周官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
外內饔則饎爨之薪必甸師納之而卥北厞所藏亦必
甸師掌之故炊浴之薪必使甸師取之甸師卽甸人也
經文明言徹其薪則非屋材可知若徹屋材當使匠人
不當使甸人矣以周案孔疏本鄭士喪禮注而實不可

從當以熊說爲長廟之𡱝北隱處有積薪以備祭祀之爨饎也人死乃徹其薪以待器用甸人爨沐汁遂取而用之記文明言廟而孔疏以爲正寢明言取其薪而孔疏以爲屋檐皆妄說也以後人之死而撤毁𡱝北廟檐以爲薪使先代神主歷受風雨斯豈禮意後人或援此爲屋漏之證或解此爲望魂自𡱝處返如同夢𡗝

經浴巾二皆用綌記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器大記云浴用絺巾熊安生云絺巾葢人君與大夫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綌也賈公彥云浴巾二用綌爲士禮玉藻爲大夫以上禮

士喪禮沐稻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元云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以周案大記所言皆諸侯禮士用粱蓋字誤鄭云天子沐黍者謂秬鬯也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湎肆師大喪大湎以鬯則築鬻大祝大喪以肆鬯湎尸是沐天子用秬黍之鬯酒又鬱鬯以和之使香也

鄭元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通裁賈公彥云通裁無殺或云通裁大巾如衣者 右造冰沐浴

經沐浴蚤揃如他日鄭元云蚤讀為爪斷爪揃須也孔穎達云翦手爪又治須呂坤云體受歸全存之何害萬

斯大云揃展通展其須使直也喪大記亦曰爪手鬋須如他日如生時也或謂揃爲斷須生時豈斷須乎姜兆錫云揃有數訓一翦除也一分也一擇也一順也浴訖須或攪亂揃乃順而分之之義沈彤云說文揃搣也搣批也批捽也捽持頭髮也然則此經之揃謂持其髮而理之也以周案士喪禮作蚤揃士虞禮作搔翦喪大記作爪鬋蚤搔皆俗字當以爪爲正手甲曰爪治其爪亦曰爪鬋揃義通鬋須者浴後須亂搣摩之使順也說文揃搣也搣批也玉篇廣韻皆訓爲摩搣批即摩娑義莊子眥搣可以休老本亦作揃搣說文𢪙下云一曰𢪙搣

頰旁也掔摵即莊子之眥摵右蚤揃

周官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士喪禮飯以米貝大戴記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小戴記天子至士飯皆以貝而有九貝七貝五貝三貝之等坙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據檀弓疏所引文穀梁疏引此與何休語同說苑云天子含以珠諸侯玉大夫以璣士以貝白虎通義云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何休云含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鄭元說襍記天子九貝諸

侯七貝葢夏時禮周禮天子飯含用玉飯玉者碎玉以襍米也含玉柱左右顚及在口中者飯米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孔穎達云飯與沐米同天子之士飯用粱大夫用稷諸侯用粱天子飯用黍以周案對文珠玉與貝異檄文珠與玉皆貝也襍記渾言之爾士以米貝天子諸侯以珠代米周官飯玉玉即珠古者珠亦稱玉天子含玉周官有明文襍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璧非大夫所用何說無據或說大夫以上有飯與含士無含叓謬

經布巾環幅不鑿鄭元云環幅廣袤等也古文環作還

賈公彥云布幅二尺二寸鄭計布廣狹例除邊幅二寸以二尺爲率則此廣袤等亦二尺也以周案環當依古文作還還之言返也返其半亏頤下不待鑿巾也還幅與鑿巾對文還幅不鑿鑿巾不還右飯含

檀弓記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以周案仲梁子語非禮意鄭注巳非之張氏云自始死帷堂之後三云徹帷君使人弔徹帷使人襚徹帷此二者皆一扆即下雖云徹而未嘗徹以弔襚之後不復云帷堂也及小斂云卒斂徹帷至大斂復云帷堂是小斂後之徹帷乃全徹去

故曾子與仲梁子俱云小斂而徹帷也大斂以後不更帷堂而有帷殯檀弓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禮朝夕哭不帷本襍記文葢朝夕哭時當暫去帷以見殯肂敬姜之哭穆伯仍帷之故曰非古也右帷堂

敖繼公云至是方言入坐亏牀東則先時主人亦立哭廷蘊云冄亦坐姜兆錫云喪大記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哭最先而哭佐序亏此時者葢始死時主人啼婦人哭乃創鉅痛深心膽摧裂發亏不自禁遑論哭佐以

周案姜氏說是

經自主人而下不言坐亦不言去下記則自主人主婦
外惟命夫命婦坐餘則去據喪大記則君之喪子夫人
坐餘皆去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坐餘皆去士
之喪則皆坐盛世佐褚寅亮說喪大記與此記異學者
各記所聞張惠言云經主人婦人俱不言坐蒙上入坐
文也與喪大記正合喪大記所言似是塋等如此若士
禮衆主人以下去而不坐則經亦當分別言之不得僅
云在其後也胡培翬云下記所言與喪大記所言大夫
之喪合當是記大夫之禮而文有脫譌耳如士冠是士
禮而記兼及大夫以上禮鄉射是大夫士禮而記亦及

諸侯以上禮是其例也不然鄭注記云別尊卑也注喪
大記云尊卑皆坐截然不同若俱士禮鄭何無一言辨
及賈疏分別命士及不命之士非以周案張胡說是
鄭[元]云眾主人在其後眾主人庶昆弟也敖繼公云眾
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眾
主人免記云眾主人布帶則是眾主人乃主言齊衰大
功者沈彤云鄭所云庶昆弟亐亦者為眾子即斬衰之
親下經所云親者乃齊衰大功之親也敖說與親者之
文相妨且眾主人免眾主人布帶之下並不言親者與
眾兄弟則是統齊衰至緦麻之親皆在其中豈徒主言

齊衰大功而已鄭注下婦人云妻妾子姓亦專指斬衰者言之蓋主人在其後適妻在其妾與子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于齊衰及于大功所謂以器服之精麤為序以次主人是也胡培翬云沈申鄭義是但謂眾主人免眾主人布帶為統大功以下則非直以周案下經對戶外眾婦人堂下眾兄弟而曰親者是親者為齊衰大功此對親者而曰眾主人則眾主人自當指斬衰為是若不對親者眾兄弟則眾主人自統齊衰以下經上篇言眾主人者十下篇言眾主人者五文各有當此眾主人在其後與記尸在室有君命眾主

人不出皆指衆子斬衰者沈申鄭是

鄭[元]云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

者敖繼公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

下篇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是也沈彤云下篇主婦及

親者由足西面其上云主人踊無算則親者固專指婦

人此篇下經云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阼階

則親者又專指男子本經上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

牀下云親者在室則親者兼男子婦人可知敖據一端

為說非是鄭云大功以上者但包齊衰之親不兼上衆

主人蓋下云主人及親者不言衆主人則親者定兼衆

主人此承上衆主人而言則親者必在衆主人之外胡
培翬云鄭云父兄姑姊妹子姓本喪大記據彼云父兄
子姓又云姑姊妹子姓則此注子姓兼男女言謂死者
之孫男女及昆弟之子男女凡屬齊功皆在其內賈疏
據主人言誤以周案經婦人俠牀東面對主人坐牀東
衆主人在其後西面爲文故不曰主婦而概曰婦人則
下云親者在室是必兼男子婦人爲是上經俠牀謂斬
衰者此親者在室謂齊衰大功者下衆婦人戶外衆兄
弟堂下謂小功以下者親疏之位以牀室及堂分之所
謂以喪服之精麤爲序也沈胡申鄭皆是

盛世佐云親者在室亦男子東婦人西矣敖云言在室則不必皆東西面蓋亦有于北牖下南面者矣以室中狹隘又有弔襚者入焉故也以周案凡男女之位小斂前親者在室以尸之東西分小功以下以堂上堂下分小斂後以階上階下分矣說蓋非

孔穎達云案大記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此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以周案子世子也世子坐諸子立其位已正矣顧命翼室非正室

孔穎達云父兄子姓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南面以周案君有服之親其爲卿大夫者在卿大夫之位其不爲卿大夫者大功以上之父兄子姓同立東方之位小功以下立從有司庶士堂下之位 右哭位

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鄭元云亡無也無旗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以周案銘名古通惟書銘于末之銘字當作名司農注小祝鄭注司常所引不誤旆末音近爾雅繼旐曰旆釋名旆以帛繼旐末也此銘旌之末如旗旐之旆故或以旆爲之銘用

緇帛小祝司常疏是此疏以緇幅無明文故偕布幅言之爾　又案無物注指不命之士是敖氏謂未仕者則民而非士矣非也小記云復與書銘男子稱名敖氏云銘書其名以卒哭乃諱故也此說是銘置于宇卤階上置立也銘用竹杠直立于宇之卤階上敖氏謂臥而編置之亦非　右銘

鄭元云鬠笄用桑纋中纋笄之中央以安髮賈公彥云兩頭闊中央狹則于髮安沈彤云下經牢中注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今文牢爲纋若纋中爲中狹則義與牢同鄭何以疊今文不從也說文無纋字當讀從

優謂兩頭狹中央闊也中央闊則笄之益固疏乃反說
非注義以周案笄必兩頭闊乃安而固若中央闊何固
之有纋讀爲摎廣雅摎束也大元攡次生相摎注讀摎
爲擾是其例握手之牢中今文亦作纋中纋亦俗字故
鄭不從

鄭元云掩先結頤下旣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賈公彥云
掩有四腳後兩腳先結頤下冄兩腳待設瑱塞耳幷施
幎目乃結項後也敖繼公云掩旣結頤下卽還結項中
掩其冄後而兩旁猶開故可以瑱幎目當面設之加弓
掩之上交結弓後旣設此則掩亦固矣胡培翬云經文

先言掩瑱後言設幎目則設之之法當先以掩之中幅不析者覆其頂以後端之兩腳從後向前結于頤下復以前端之兩腳從頟向後結于項再以纊塞耳以幎目覆面以組向後結于掩外此設之序也以周綮幎覆目幎之言覆古文作涓目荀子禮論作儇目竝叚俗字掩以裹首幎目以覆面敖云掩其前後是并面裹之何必復施幎目耶胡說從頟向後不掩其面較通

鄭元云握手用元纁裹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牢讀為樓樓為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牢為纋旁為方賈公彥云經云廣五寸牢中旁寸則中央

廣三寸廣三寸中央又容四指而已四指指一寸則四寸四寸之外仍有八寸皆廣五寸也郝敬云握手纁帛如第韜尸兩手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著綿以組為繫兩手交貫亏牢盛世佐云牢中旁寸謂狹其中為四寸以安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而其旁一寸以安大指胡培翬云長尺二寸謂從指至臂之長也凡言衣袂及手之長短皆自肩臂至指掌言之未有橫計之者下記云設握結亏擧則從指至擧葢尺二寸也廣五寸乃言其寬經所云長廣止就一面言其制用兩面縫合如囊以元為表以纁為裏而縫合其兩旁及下端畱上端不

縫以手貫入也牢中旁寸者謂削約握上下之中兩旁其一寸則廣四寸矣所以必削者以握之中央正當指掌之上臂之下為手之狹處故必削約之而握與手乃固以周案長尺二寸以縱言胡氏謂從指至臂是也賈疏聶圖竝以為橫長失之其制表元裏纁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表裏竝同賈疏聶圖是也郝氏謂縫帛如筩胡氏沿其說遂謂經所云長廣止就一面言大謬牢中謂削約握之中央旁寸謂兩旁各去一寸其中央長四寸廣三寸注疏及聶圖所言甚明張圖中央方三寸兩端長各四寸半胡氏又謂削約兩旁其一寸中央

廣四寸亦大謬揠手分佗三段長各四寸其廣兩端各五寸牢中旁寸則中央之廣三寸也傳云布指知寸古尺寸以指節爲度指三節長三寸以度其廣四指亦三寸也牢中之廣三寸足以容四指疏云四指指一寸語未覈實握手之法以下端廣五寸裹手表先結兩組亏擊中央廣三寸以安指又以上端廣五寸反摺手裏其廣亏牢中旁寸者所以旁裹食指小指其組皆貫中指內鉤之旣鉤之後繞手一匝合繫亏手表反結亏擊經記之意葢如此注牢讀爲樓義訓削約爾雅陝而修曲曰樓是其義或改爲摟或通爲摟皆非注意

聶崇義云舊組繫四今組繫二其用則先以一端之組
繫繞于掌後復以一端上貫中指環覆其手而仍至于
掌後結焉以周案兩端端各二繫當從舊圖今指賈疏
言

鄭元說經云設決麗于掔設握乃連掔此謂右手也記
云設握裹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謂手無決者以握繫
一端繞掔從上自賈反與其一端結之賈公彥云握手
長尺二寸裹手一端繞于手表必重空于上掩者屬以
繫于下角乃以繫繞手一匝當手表中指向上鉤中指
又反而上繞取繫向下與決之帶餘連結之此右手也

左手無決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擘一匝還從上自
貫又以一端向上鉤中指反與繞擘者結于掌後節中
敖繼公云握手惟一而已與決同設于右手以其組繫
環將指之本而與決之繫相結于擘而連之萬斯大云
握手如竹箭手從兩端入握兩手交疊中指長出握外
故取握之組鉤繞中指而還結于擘以為固也以周衆
賈疏以尺二寸為橫長如聶氏所圖是故云手表必重
如其言先以一端從上自貫義既無著又以一端向上
鉤中指則中指節骨終必落于握手之外義要有妨敖
說亦非萬說同郝尤鑿記文裏今本作裹誤

鄭元云泆用正王棘若檡棘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韌者古文王爲玉今文檡爲澤世俗謂王棘䂢鼠以周案古篆王三畫勻王中畫近上不勻兩字形近易溷胡墨莊云凡物之大者謂之王如王蛇王鮪是也王棘其棘之大者也玉篇檡梬棗也其理堅澤故字又作澤惠定宇云䂢鼠者磔鼠也史記李斯傳注䂢音宅與磔同王棘可以磔鼠

經設泆麗弓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鄭元云擘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泆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横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横

帶貫紐結亏擘之表也設握者以纂繫鉤中指由手表
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郝敬云決施兩大指
左決連亏右擘右決連亏左擘使手交如生自飯含時
巳持其擘使不旁狹至設握乃連之以周案說文擘手
擘也段注云擘者手上臂下也肘以下手以上渾言之
曰臂析言之則近手處曰擘注云後節中者肘以上爲
肩節肘以下爲後節後節之中以上爲臂以下爲擘也
飯注訓大擘指本鄭氏從郝說訓爲飯含之飯沈氏云
飯含設決襲時豈無爾闋胡氏云設決設握係一時事
若決設亏飯時與經文次序不合敖氏以擘爲巨擘之

別名引或說以飯為後盛氏以飯為食指叟鑿詳下卷三

禮家舊說右手設決左手則否握則兩手俱設敖繼公說握手亦一而已與決同郝敬說兩大指各設一決兩手共施一握以周案當依舊說

士喪禮襲緇帶韎韐襍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舊說率帶襲尸之大帶士以朱綠二采天子之士也金鶚云士喪禮言緇帶蓋緇帶而飾以朱綠經文簡省賈疏誤襍記所言大夫士皆侯國之大夫士也孔疏亦誤襍記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于上朱綠帶絫帶也非革帶也人君生時革帶以佩韍玉加大帶以束衣大

帶以綦為之飾以朱綠亦襲則佩帶不用革而亦用綦
飾以朱綠大帶則飾以五采以此推之士襲佩帶亦以
綦帶代革帶明矣以周案士生時大帶卽練帶練帶緇
辟亦曰緇帶亦則以生時之緇帶為佩帶申加朱綠二
采帶為大帶猶人君襲時以生時朱綠帶為佩帶申加
五采大帶也士喪禮記文雖似異而義實相足自鄭以
緇帶為大帶而別有革帶致兩文不可合而孔疏因謂
朱綠帶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小帶檢衽衣纏䙴紕繆
金說甚是其以士喪禮之緇帶為朱綠帶亦非
喪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公襲朱綠帶申加

大帶于上鄭元云率帶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于帶變之所以异于生公襲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以朱綠异于生也此帶亦以絫為之申重也重于革帶也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孔穎達云大帶士二采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士喪禮云緇帶朱綠帶者襲衣之帶旣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孫希旦云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及此所言率帶者大帶也玉藻襍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及此所言朱綠帶者襍帶也鄭氏解玉藻謂君之大帶以朱綠為飾與此率帶

君大夫五采士二采之說已不可通則云襲尸之大帶异于生又言朱綠帶是襲衣別用此小帶异于生其說支離無據以周案玉藻冉後所陳皆是生時大帶中言襍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明大帶所飾之色襍之言飾鄭注是非大帶外別有襍帶也襍記冉後所言皆襲尸之帶生時有大帶又有佩帶佩帶卽革帶死則不用革帶士以生時緇帶爲佩帶故士喪禮曰緇帶韎韐人君以生時朱綠帶爲佩帶故襍記云君之襲朱綠帶而士又化二采之率帶人君又化五采之率帶加于佩帶之上以爲大帶故襍記云申加大帶于上謂重加于朱

綠帶之上也如注疏以朱綠帶為衣之小帶與襍帶之
朱綠分為二物以申加于上為加于革帶于襍記士喪
禮本文外隨處添說皆不足信孫氏以率帶為生時大
帶大帶外又有襍帶亦謬

經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末殺掩足喪大記云君錦冒黼
殺綴旁七大夫元冒黻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
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以周案冒是總名分言之冒
上身者方正曰質冒下身者漸狹曰殺孔疏云冒有質
殺作兩囊是也劉績禮圖云與手齊掩足準亦者身而
為之初無寸量胡竹村儀禮疏取其說以為經于質殺

並不言尺記云殺三尺未然不知古人言量法皆以中人爲度中人長七尺自首至肩一尺自肩至手自手下垂之處至足各三尺上身下身長短悉同記與經本不違劉氏未審身體遂妄疑之胡氏沿其譌因而斥記非也敖氏集說謂殺長亏質更謬褚氏云殺長三尺亘質自頭而下與手齊比殺爲長尋之大夫縿殺縿一佗𢂑字誤

賈公彥云旁綴者以其冒無帶又無紐一定不動故知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尊卑降殺而巳孔穎達云冒有質殺佗兩囊每囊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

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而以多少為尊卑之差張惠言云據鄭云殺韜足而上質韜首而下則質殺皆縫合兩邊如囊若如孔言則自旁韜之矣賈說為合綴云旁者就身中分之兩旁各七若五若三也以周案張駁孔疏誠是但賈疏亦未分明聶氏禮圖申之以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質與殺相接之處以綫綴之使相連如賈聶言則旁綴七若五若三無可區別矣質與殺相接之處當以帶結之謂之旁者綴在兩腋下不當心背也古人言旁寸旁綴皆兩偏非一偏

鄭元云髻笄長四寸不冠故也王肅說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冠章甫之冠以周案旣夕記云其母之喪髻無笄女且不笄則男必無冠明矣士喪禮云髻笄用桑長四寸四寸之笄僅以入髻故鄭云不冠冠則笄長不止四寸荀子禮論云設掩面儇目髻而不冠笄是其證古人冒斂甚覈柔軟緊束勢不容冠也家語係王肅私定難據徐健菴辨此詳矣 右襲事

受業丹徒陳慶年仝校

喪禮通故二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說飯含商祝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是値尸南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賈公彥云舊解遷尸于南牖時北首今商祝事位以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以歬不異于生尸皆南首朝廟時不可以足鄉之故北首順死者之孝心也朱熹云士喪禮飯含鄭注云尸南首遷柩于祖注云此時柩北首祖祭注云旋柩向外足知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時北首非遷公掤爲南首之說也君臨臣喪升自阼階西鄉撫尸當心則尸

之南首本不爲君南面弔而然也以周案士喪禮飯含時商祝徹枕設巾當牖北面主人東面坐左手扱米皆爲尸南首之證如舊解遷尸南牖北首則商祝亦當墉南面必不能當牖北面而行事也主人亦宜右手扱米必不容左扱米加手于親之面也古人尸柩之行必先首與後世异小斂奉尸夷于堂爲由內之外故南首朝祖爲由外之內故北首祖行時又爲由內之外故南首賈疏謂朝廟北首爲順死者之心不㝵其說而爲之辭

又案襲斂時尸必仰以飯含掩幎諸事攷之可知也其入柩偃仰無明文記云寢無伏鄭注伏覆也論衡云

無偃寢爲象尸也論語寢不尸何氏集解朱子集注並云偃臥如死人也豈古人尸入柩時偃而不仰與俟考右

尸柩南首

鄭元云重木栞鑿之木也縣物焉曰重栞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賈公彥云鑿之爲縣簪孔也者下云繫用靲用靲內此孔中士重木長三尺則大夫以上各有等當約銘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據豎之者橫者空半之張惠言云疏云用靲內此孔孔中靲卽簪也又云橫者空半之則似別有一木爲簪其說自相違戾胡培翬云鄭云長三尺不言橫

者則無橫木可知張說是以周案鄭注鑿之爲縣簪孔不云縣軨孔下繫用軨縣亏重亦不云内重孔是簪自簪軨自軨橫木爲簪鑿鬲之簪爲軨也開元禮亦云橫者半之敖氏云鑿其鬲爲二孔而以簪貫之爲縣鬲之用是也但云鑿二孔誤聶氏圖鬲後二孔各爲交木要非

鄭元云冪用疏布久之繫用軨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軨竹䈼也敖繼公云既夕禮木桁久之則久者乃以物盛他器之偁此久不言其物則是因以所冪者爲之與軨字从革似當爲革之屬以周案說文久从後灸

之也象人兩脛後有歫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段
注云久灸疊韵火部曰灸灼也灼灸也灸有迫著之義
故以灸訓久士喪禮冪用疏布久之既夕皆木桁久之
二久字本不必改讀蓋久本義訓從後歫之引申之則
凡歫塞皆曰久考工記灸諸牆許所偁佗久與禮經用
字正同鄭意久訓長久故易為灸以釋其義說文軨字
後人所增鄭蓋以為紟字紟者係也鬲與重當以竹簽
係之因謂簽為紟

鄭元云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軨賀之結于後謂以
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左衽卤端在上賀加也

賈公彥云據人北面以席先亏重北向南掩之以函端爲上向東敖繼公云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函向象死者之左衽也後謂重之南沈彤云注與經背敖說爲長褚寅亮云賈疏不誤重向南以席函端爲上而向東掩是象人之左衽矣敖云象人而北面豈有人帶結在後者胡培翬云以席覆重非覆之亏上當是四面旋轉覆之注不背經但不如敖說之明顯耳葢席本是南轉而北又以兩端之餘轉而向東者在下轉而向函者在上耳賈疏誤以周案既夕禮祖奠還柩車又以二人還重是重有面背也此冪重北面

昰重面堂也重旣面堂則左衽自宜于北面爲之北面左衽四字連讀爲昰胡正義據敖申鄭昇之其謂冪圍四面而空其上殊誤席覆重上左右有餘其耑後必開而不掩故惟辟屈其网端反而交耑成銳圜形斯上與四旁皆掩而其左右相交有似衣衽故謂之衽鹵端衽上故謂之左重旣北面以南爲後故以結于南者謂之結于後焉褚氏以帶結結于耑遂謂重南向說亦過泥若必如帶之結耑經亦何云結于後乎欲求其結之象帶先忘其耑之戾後矣 右重

鄭元云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强也大

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孔穎達云大斂
絞一幅為三謂以一幅之布分為三段不辟者辟擘也
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為三而大斂之絞旣小不復
擘裂其末古字假借讀辟為擘敖繼公云小斂絞析其
兩端為二如掩之制以周索據器大記注小斂絞廣終
幅析其末大斂絞析其幅為三片不擘其末據士喪禮
小斂絞廣終幅析其末注云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引器
大記絞一幅為三以例小斂明雖不裂其幅亦析其末
為三也兩注意同而以器大記注為明敖說非
皇侃云器大記布紟二衾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

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以舉之是也孔穎達云經云紟在絞後紟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孝經云衾不云紟皇說未善以周案說文紟聯衣襟帶也別一物此紟用五幅布以之舉尸皇說是大斂有紟小斂無之

士喪禮小斂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經帶皆饌于東方西方盥如東方鄭元說如東方者亦用盆巾于西堂下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賈公彥云南與坫齊北陳之堂隅有坫以周案設脯醴盆巾經帶等在堂之東下近壁處南與坫齊而北陳之注疏是徐健庵通攷小斂圖脯醴盆巾設于階上坫側則經文

之饌不㝵云亏東堂下尊不㝵云升自阼階矣大斂圖
饌席燭甒亦設亏階上坫側則經文祇適饌不㝵云降
階執饌不㝵云反降升饌席燭不㝵云升階矣謬甚
鄭元云士喪禮小斂設盆盥亏饌東爲尊設盥也卤方
盥如東方爲舉者設盥也乃尊舉者盥謂出門舉鼎者
敖繼公云舉者盥亏門外盛世佐云盥亏卤方以周案
小斂時止有東方卤方兩盥無門外盥至大斂乃移東
方之盥設亏門外卤方之盥仍設如初鄭意東方之盥
爲尊設卤方之盥爲舉尸設乃尊舉者盥此舉者謂舉
鼎以尊非舉尸其盥當在東方盛說在卤方誤敖說在

門外尤非

敖繼公云設盆盥于饌東盥盛盥水之器盆承棄水盛

世佐云盆盥以盆爲盥器也上經云盥于盆上是其用

之之法敖說非盥洗之異詳下卷

敖繼公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謂在西房江筠云

此用器大記鄭注也敖以大夫士房制與天子諸侯同

故移以說此耳然文承饌于東方之下且下又有饌于

西坫南之文則此所饌爲東而非西明矣胡培翬云江

意蓋謂天子諸侯雖有東西房其行事常在東房耳案

士之正寢亦有東西房此經在房當在東房蓋小斂以

後男子之位在阼階下故陳絰帶于東坫之南婦人之位在阼階上故陳絰帶于東房以周案士無西房說詳下卷鄭元云夷衾覆尸之衾喪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孔穎達云夷衾所用上齊于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熊氏分殺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胡培翬云冒以韜尸衾以覆尸制本不同而云質殺之裁猶冒者上陳小斂之衾云緇衾赬裏此或以緇爲上以赬爲下如冒之上緇質下赬殺其色同故云猶以周案記明云質殺之裁非言其色胡說非

經布席于戶内下莞上簟喪大記云小斂于戶内大斂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鄭元云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盛世佐云布席有三重席爲一重莞爲一重簟爲一重以周案鄭意簟席蒲席葦席三者皆設之于上其下皆有莞據經以補記也自始死至大斂其席皆上簟下莞與生人之席同盛說非

鄭元云經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謂斂者趨方或顚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善也善衣後布于斂則在中也旣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張爾岐云疏云斂衣半在尸上是有藉

者有殺者旣云十九稱取法天地之終數當以十為藉九為殺也盛世佐云其藉尸者緣衣衽下以次而上其殺尸者斂幷服衽下以次而上如此則在中皆其美者矣胡培翬云席上先布絞餘以次布之絞在簟上衾在絞上散衣在衾上祭服在散衣上至斂時祭服近身散衣次之乃以衾裹于外而用絞束結之盛申張說與經文次序不合似未可據以周案斂與襲異襲則衣之斂則裹之斂者趨方或顚倒衣裳是散衣等未必平布衾上諸說皆泥

記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鄭

元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陸德明云師長也謂大僕或無師字者非冓儒讀卜如

字謂卜人及醫師以周案注疏亏二師字並未有釋據

釋文亦惟上句有師字今本有二師字方性夫訓爲眾

云扶君遷尸非一二人所能故以師言可謂郢書燕說者

矣

敖繼公云士舉男女奉尸侇亏堂謂士舉首男奉其右

女奉其左胡培翬云士舉者當在尸之左右男女則奉

首足耳以周案可以卜人師舉右射人師舉左例之

鄭元云視徹巾授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亏尸東使先

待于西階下爲大斂奠又將巾之敖繼公云祝以巾授于阼階下執事以巾置于饌以周案敖說誤褚氏云祝徹巾不言降授執事者則在尸東可知執事受而立待則位亦如其阼階下

鄭元云奠者由重南東東反其位賈公彥云其位蓋在盆盥之東南上敖繼公云奠者由重南而東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門西沈彤云士虞禮云祝入門左北面敖云祝公有司之助器祭者也特牲饋食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特牲記云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此經之奠者蓋私臣也祝位在門西故降自西階直由堂

涂反位尊者位在門東故必由重南而東乃復位也注反其位當如敖說以周案沈釋鄭義是張圖從疏非

記喪大記君大夫官代哭士代哭不以官鄭元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王秀之說世人以僕妾值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眞擧欲以多聲相亂呂坤說哭生于哀之不容已非僞爲也乃使五服以次相遞哭不計其情之戚與不戚而唯欲其有聲此何爲者以周案禮經周官戴記並言代哭鄭注皆以更釋代葢謂更番相代非替代也代哭者服屬之親

亦非下賤古人情重卽相知死亡不哀傷況在服屬之親未有不欲永號者更哭所以節其哀也非中亡匱而強佗聲也先王立更哭之制俾之各展其情也非啓主令人代哭亂聲以欺死者也且主人旣殯就次乃有苫塊未殯以前有坐起而亡寢與男婦羣聚徹夜不寐哭若絕聲旣似忘哀哭若不更代亡能勝此大事矣聖人立制卽乎人情故小斂以後有代哭禮而或者乃據末俗之澆薄反疑古禮爲不情何哉

記襍記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婦人皆居閒鄭元說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

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陸佃說公大夫亏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二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旣殯之後日不踊與以周案喪大記言斂時踊節有七則鄭謂一斂一踊非矣士不踊小斂之朝君大夫不踊大斂之朝語亦無據凡一踊三跳襍記踊三者三謂三三而九跳是謂成踊經中有止言踊者有言要節而踊者皆未成踊有言踊無算者又過亏成踊者也此據成踊而言喪禮哭踊之節與居喪同其言卽依哭成踊亏又哭成踊亏三哭成踊三哭後不復踊鄭注引襍記

士三踊以爲證是也鄭謂又哭至明日朝三哭又其明日朝則三踊亦謂三日踊也大斂以後朝夕奠士喪禮亦言踊者爲有賓變也鄭注奔喪云朝夕奠不踊亦是也陸氏此說足以補鄭

鄭元云襍記踊婦人居閒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以周案經小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東過丈夫踊大斂奠朝夕奠並同此婦人居閒之義也鄭注蓋據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経與主人拾踊而言故曰賓乃踊竊疑婦人無與賓拾踊之禮經云大斂奠朝夕奠並曰賓出婦人踊吳氏據襍記注以由重

南東過踊之丈夫為賓妟謬
鄭元云三日之後哭無時賈公彥云禮有三無時哭始
死未殯哭不絶聲一無時殯後葬前朝夕入廟哭又于
廬中思憶哭二無時既練之後在堊室之中或五日或
十日一哭三無時唯練前葬後朝夕哭有時敖繼公云
哭二有時既殯之後卒哭之前朝夕哭于阼階下一有
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朝夕哭于次中二有時也胡
培翬云鄭注哭無時對未殯哭不絶聲而言郎下記既
殯哭晝夜無時鄭注哀至則哭是也以周案胡釋鄭義
是傳文㒳言哭無時皆據朝夕為文既殯晝夜哭數于

朝夕既練哭又疏弓朝夕曰哭無時明哭不在朝夕者皆無時也

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喪大記云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鄭元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孔穎達云據襍記注士襲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上公九稱天子十二稱則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或五等諸侯同百稱也金鶚云經言禮制等差諸侯非爲一等則爲三等依命數而分未有公獨一等侯伯子男共一等者也襲衣諸侯若分

三等則大夫當三稱士當一稱太薄矣又大斂諸侯分三等則大夫當三十稱士當十稱反少于小斂矣故諸侯合爲一等也然稱數雖同而衣當有異猶小斂衣自天子至士皆十九稱稱數同而衣不同也以周案凡言稱者衣與裳異者合衣裳爲一稱衣裳連者合表裏爲一稱故襲大記曰袍必有表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衣爲一稱故襲大記曰袍必有表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五等侯合一等金說是

鄭元云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爲圭絜也以周案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平時之齊服也孔安國注以爲沐浴衣大誤凡浴用巾挋用浴衣挋之言晞玉藻云衣布晞

身是也既晞乃衣明衣此死生同也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袴後裳不辟長及轂此死後服制與生時齊服自有異也

鄭元云明衣不在算算數也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敖繼公云不言裳文省此乃死者親身之衣褻故不在數中言之者嫌其衣裳具亦當成稱也以周案敖說爲長

鄭元云褖衣黑衣裳句 赤緣謂之褖今本謂之字倒一本謂字上下有二之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賈公彥云赤緣謂之褖爾雅文彼釋婦人嫁時褖衣此證此褖衣雖不赤緣其

名同故引爲證也金鶚云襍記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袡稅與褖同曾子曰不襲婦服蓋譏其纁袡也袡即緣纁即赤則襲之褖衣必不以赤緣可知褖衣連衣裳爲袍之表亦深衣類室純以青或緇也以周案男子褖衣赤緣婦人褖衣纁袡纁者赤而入黑汁者也赤正色象陽纁陰色象陰鄭注士昏云以纁緣衣象陰氣上任是也赤緣謂之褖賈疏云爾雅文今本作緣謂之純當據賈疏以正邵郝爾雅義疏及阮氏校勘記俱失檢云彼釋婦人嫁時褖衣據士昏禮純衣纁袡言似唐初褖字已有誤純故云然其所見緣上有赤字尙未誤也

鄭元云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散衣次褖衣以下袍繭之屬金榜云小斂與襲不同襲衣止三稱故祭服惟有爵弁皮弁小斂衣十九稱則祭服宜兼不備爵弁皮弁助君祭之服朝服元端自祭之服宜備服之以周案金氏說是賈疏十九稱皆以爵皮褖三服重之又以士之襲斂不見元端并謂褖衣即元端誤甚

熊安生云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有褖衣注云褖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小斂云散衣次注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又大斂散衣是亦有袍大夫襲亦有袍襍記子羔之襲繭衣裳

是也斂則必用正服不用褻衣故檀弓季康子之母死
陳褻衣敬姜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
襍記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大小斂可知以周禮喪大
記凡陳衣非列采不入鄭注列采正色之服也褻衣有
列采有不列采如婦人有紅紫褻服非列采者不入陳
故敬姜命徹之其列采者雖褻衣亦以斂喪大記云小
斂君大夫士用複衣大斂君褶衣大夫士猶小斂之下
云袍必有表謂之一稱袍卽承上複衣而言鄭注袍褻
衣引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為一以證稅衣卽褖衣
褖衣為列采其袍亦以襲亦以斂也故下卽言陳衣之

注云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古者正服皆列采褻衣有列采有不列采云非列采不入正為褻衣言也斂之有褻衣此記言之已詳襍記君襚無袍繭謂君襲不用纊縕有著之衣與君大斂用褶衣不用複衣同非謂不用褻衣也君之襲大斂不用有著之褻衣者為君之衣多也大夫士大小斂皆有複衣而襚亦尋用褶衣士喪禮云襚以褶

士喪禮陳小斂大斂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而喪大記則云小斂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大斂君陳衣于庭北領西上大夫士陳衣于序東西

領南上鄭元云士喪禮小大斂陳衣與大夫異今此同
蓋天子之士也或云㐫領當南上北字誤
士喪禮小斂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大斂美者在外君襚
不倒散纔公云以祭服親散衣則祭服為尊以君襚親
祭服則君襚為尊惟君襚不倒則祭服亦有倒者矣黍
蕙田云服之美者葬如君襚故在外而不在内以周案
經小斂鄭注云既後布祭服而又言美者在中明亩服
非一稱是不獨在中之美者不倒凡祭服皆然也小斂
如此大斂可知而經弓大斂又倒其文云美者在外君
襚不倒明君之襚士不必盡美者其美者亦在外其末

美者亦如祭服不倒尊君也在外之衣斷無倒理不言可知自敖氏以君襚卽美者而不倒專指在外遂謂祭服亦有倒者誤甚喪大記云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盧植云喪大記畢主人之祭服畢盡也小斂盡主人衣美者乃用賓客襚衣之美者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以周案喪大記亏祭服言畢又言無算故盧注以為美服其實美服不昜偁祭服蓋字之譌

記喪大記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鄭[元]云胥當為祝字之誤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

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吳澄云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徒爲下大夫喪祝之徒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故雖身涖其事而各以下之胥服勞以周案士喪禮士舉遷尸反位商祝主斂似與此異吳說本鄭而鄭不質言大胥爲大祝之胥衆胥爲喪祝之胥者以士商祝主斂商祝卽喪祝之胥也胥爲侍者喪祝上是斂者喪祝之胥如此乃可兩通

舊說天子諸侯之喪以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實八日諸侯五日而殯實六日其襲皆在死之明日其大斂皆

在殯日惟諸侯三日小斂天子五日小斂爲异以周案
檀弓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謂六事一時竝行
飾謂襲尸襲亦于死日一時竝作死而襲明日小斂三
日大斂君與大夫士蓋同所異者大夫士殯于寢故大
斂畢卽舉尸入肂君之殯在廟禮節尤繁故宜遲之五
日七日爾林氏求義言之綦詳 右大小斂

春秋左氏傳死不殯廟不成喪也服虔說廟殯宮鄭元
說春秋朝而殯廟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杜預說不殯于
廟謂不以殯過廟而朝以周案大夫士殯于寢朝于廟
諸侯天子殯于廟朝于太祖春秋家言不悖于禮檀弓

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此明朝有先後非殷不葬周不殯祖也服注以廟為殯宮殯宮以正寢為之襍記云妾之喪殯祭不于正室于義亦通杜說非

敖繼公云蓋在下卻于棺之下也棺既升則入于肂中而蓋則置于序端與褚寅亮云棺升而蓋在堂下以周案升下對文下謂堂下褚說是

鄭[元]云視肂北面于西階東吳廷華云升階視之經不言升文省以周案吳說非張圖視肂在西階西亦非

鄭[元]云熬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

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亏左右以周案熬藏蚳蜉鄭說可通近沈氏申敖說以為歆神之具說詳器祭門敖氏又據此注旁各一筐謂今經脫一各字每旁各黍稷一筐與此注意不合不可從

鄭元云卒塗祝取銘置亏肂設柎樹之肂東敖繼公云葢於肂南也孝子慮神疑亏其柩故置銘亏此若使之知其處然褚寅亮云孝子之心欲識之也故曰愛之斯錄之矣以周案諸說不同存參

記器大記君殯用輴欑至亏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亏西序塗不暨亏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元云欑

猶菆也幬覆也以櫝弓㕘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陜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寛大矣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尙幽闇也士塗之天子以周綦士帷之鄭以為塗于天子云大夫之殯以幬則幬亦塗于天子可知故檀弓云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幬卽掌次所謂帟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注云張帟柩上以承塵諸侯再重欑內一重可以

大夫之殯用幬推之欑外一重可以天子椁幬推之椁幬者欑木題湊象椁椁上又覆以畫斧之幬檀弓所謂天子加斧于椁上是也諸侯輴而設幬雖不畫龍不題湊其設幬亦在欑外也大夫不重止有欑內一重故曰大夫之殯以幬士無帟故不言幬然檀弓又曰君于士有賜帟是士亦有加惠以幬者矣凡言幬者皆指帟鄭注訓覆天子椁幬謂覆以椁諸侯大夫之幬覆以何物乎如謂覆之以欑記曰大夫之殯以幬又曰欑至于西序明幬與欑異事何得掍之

禮曾子問君出疆薨其入其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

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也鄭[元]云其殯服謂君已大斂殯時主人所服也闕謂毀宗升自西階亦异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陸佃說闕謂觀闕以周案禩記諸侯行而死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牆謂柩車之帷𢄔舊解自正耳鄭注者引彼不毀牆以證此闕為毀牆未是陸說可通入自闕將適廟也穀梁傳言禮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則廟在闕內明矣曾子問曰入自闕禩記曰至于廟亦可互見也凡君殯于廟斂于

寢升自西階入廟禮也朝祖禮同凡柩入廟升自西階若入寢升自阼階矣故下又曰入自門升自阼階門謂寢門林氏求義謂其殯服云云為亦者已大斂而入廟以殯之禮自如小斂至末為亦者未大斂故未卽適廟而殯入自寢門升自阼階以俟大斂君如此大夫士亦同此明既大斂君與大夫士異未大斂者君與大夫士同也其所以異者君之殯在廟大夫士之殯在寢在廟則升自西階在寢則升自阼階是以襍記于諸侯云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惟輤為說于廟門外于大夫士云至于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于阼階下而說

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是其別也惟未大斂則皆歸于寢其入門升階之節並同故曰君大夫士一也疏不別白渾言從柩無尊卑之異非矣

鄭[元]云既殯小功以下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賈公彥云以異門疏至此亦可以歸故云亦存焉謂存在家之浛也既殯雖歸至朝夕朔奠之日近者亦入哭限也若至葬時皆就柩所故既夕反哭云兄弟出主人拜送注云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是也胡培翬云存在也此時方殯尚未成服不特同門大功未歸即異門之大功亦在此故云亦存焉也喪大記云諸父

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彼謂期服者也期服及同門大
功之親卒哭而歸異門之大功反哭而歸小功以下既
殯而歸是其差次以周案經亏既殯之後云主人就次
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鄭注是也閒傳云父母之喪
居倚廬寢苫枕塊齊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
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記亏大小功不言次葢大功
以下既殯皆歸矣經亏兄弟出又云衆主人出門皆西
面亏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是就次者主人及衆主人
也衆主人等為嫡屬皆就次其旁親大功以下不就次
亦明矣鄭意喪服傳有小功以下為兄弟之文此經及

既夕禮兄弟出當指小功以下而大功之親經記竝無就次之文喪大記言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亦止及期親則大功之親實亦既殯而歸而徑云大功以下可以歸又恐與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相違故云異門大功亦存焉又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亦者亦小功以下明異門大功可同兄弟之例此其彌縫經傳之法也其實此經言主人衆主人不言親者則親者亦在兄弟之中經似未必專指小功以下兄弟服爲功服以下之通稱見喪服門鄭注茲泥胡說尤謬

既夕記既殯主人說髦喪大記小斂主人說髦鄭元云

兒生三月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
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髦之形象未
聞士既殯說髦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
小斂亏死者俱三日也許慎云髳彼兩髦髮至眉也
劉熙云髦冒也覆冒頭頸也孔穎達云父死說左髦母
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以周案
釋名未是說文本毛傳毛詩髧彼兩髦傳云髦者髮至
眉總角丱兮傳云總角聚兩髦也毛意束髦亏兩角曰
總角丞其角之餘髮至眉曰髦髦卽鬌鬌者所遺髮也
或謂髦以他髮為之非毛意
或謂鬌非父母遺髮更謬
但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拂

髦先于總角似有難通鄭意髦爲鬌飾與毛傳異故曰形象未聞今從鄭說髦者脫其飾也拂髦者振其飾也鄭注拂髦爲振去塵著之未是說者遂謂髦設于笄總之後更謬其飾繫于髮髮至笄總之後其髦雖齊必振而正之而後可冠故內則拂髦在笄總後冠緌前非髦設于笄總後也何以言之小斂主人去笄纚猶存髦而說髦必俟其括髮先後鄭注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士于死者二日既括髮不可改故髦必至既殯而後說諸侯直于小斂未括髮前說之爲既括髮又不可說也則髦之繫于髮也明矣小斂括髮爲上下通制士于三日說髦諸侯之小

斂亦三日是三日說髦亦上下通制孔疏云父沒說左母沒說右兼據詩疏云父母有先死者亐亦三日說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去之較禮疏為近正右殯事

受業江陰章際治
從子炳燊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經君視斂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鄭元云祝南面房戶東鄉君（各本作房中東誤喪大記注云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可證）賈公彥云喪大記君稱言視祝而踊鄭注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故須鄉君以周案此士寢東房西室之證也士昏及喪虞禮言房言房中者累見而無東西左右之文是士寢無兩房不然君阼階西鄉祝負房戶東之墉立于君背何以相禮

記喪大記婦人髽帶麻于西房而士喪禮婦人髽于室

賈公彥云大夫士無卥房故于室以周案賈疏是胡竹村謂婦人爲尸未出戶故髽于室其何以解主人髻髮于房並何以解婦人有髽于卥房

經大斂奠奠由楹內入于室敖繼公云楹內東楹北胡培翬云楹內東楹西敖說非以周案諸文言楹外者皆指楹南言楹內者皆在楹北若楹閒無楹內之名也凡室有東西房其房戶閒正直階上士寢東房西室故自階入室必由楹北胡氏以士寢有東西房于此難通故以楹西解之非說詳喪祭門

經遷祖正柩于兩楹閒鄭元云兩楹閒象鄉戶牖也賈

公彥云言鄉戶牖則在兩楹閒而近西矣以周案鄭說大夫士東房西室據寢制言也若其廟亦有東西房故饋食禮每言東房又言左房東對西言左對右言是廟明有兩房矣鄭注祝負墉南面云房戶東鄉君明士殯在寢其制東房西室祝負房戶東之墉自尋鄉君也此注云兩楹閒象鄉戶牖明正柩在廟其制有東西房正柩兩楹閒正當室之戶牖閒也隨文分釋義例精密乃賈疏誤以寢制當廟制遂生兩楹閒近西之曲說胡氏正義又以士寢亦有東西房亏婦人盥室及祝負墉尊由楹內諸文亦語之不詳矣

經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鄭元云設尊時婦人皆室戸西南面尊畢乃尋東也胡培翬云室之有東西房者室戸西正在堂之中鄭蓋以大夫士無西房室偏于西故以為室戸西也然與上兩楹閒象鄉戸牖之說相違矣以周案戸西之名不必偏近于戸如士虞經饗神時佐食立于戸西記則云佐食無事出戸負依士婚禮筵于戸西注云為神布席戸西尊處此即所謂戸牖閒而戸西為堂之正中之名矣此記將載祝及執事舉尊戸西禮不尋由尸首其立必在樞之西北而戸西又為堂之偏西之名矣鄭君此注即用彼記文為婦人辟尊與舉

尊避載同例皆不由柩之首也凡堂舉其中曰戶牖閒舉其西牖東皆戶西也不曰牖東者諸文無以牖東名也經曰由足明避者不尋由首記曰戶西戶西而不由首則其位在柩之西北可知矣張皋文祖載圖化東西房是已婦人及舉尊者出入皆由首大誤注云尊畢乃尋東謂由足適東階上復西面位張圖其位在柩東又誤胡氏不尋其說遂疑鄭注上下相違詎鄭亏一節中注而矛盾如斯邪 右寢廟異同

經設盆盥不設洗鄭元云喪事略以周案禮設盥洗有不同者洗禮緐盥禮簡喪事略故不設洗此一義也洗

有定處盥就近爲之器事遽故設盥不設洗此亦一義也禮有以之優尊洗盥並設如公食禮之公士虞特牲少牢諸禮之尸皆以尊不就洗故既設洗又設盥此又一義也凡盥洗皆有巾諸文設盥言巾設洗不言者巾在篚也小斂時東堂下之盥爲奠者設西堂下之盥爲舉者設將大斂祝徹東方之盥設之于門外其西方之盥自若也故鄭注士盥位如初云亦既盥並立西階下士謂舉遷尸者大斂以後無舉尸事西方之盥蓋徹之矣故經文自朝夕奠以後止見門外一盥至虞祭乃設洗彌有威儀而設之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亦

反吉　右盥洗

鄭[元]云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于重者也或說鬲用二故曰重以周桑鬲有大小重鬲者鬲之大而重者陶人所謂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是也器禮謂之重鬲者所以別縣重之二鬲也廢敦重鬲為對文廢敦以盛米重鬲以煑米重鬲二鬲為別詞重鬲用以煑潘故曰煑潘用重鬲二鬲用以盛鬻故曰鬻餘飯用二鬲諸說胥失之

鄭[元]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為鬻也重主道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

人與簋同爨王引之說用上當有盛字周禮小祝注舍人疏御覽禮儀部俱引作盛用二鬲胡培翬云用二鬲于西牆下句當以無盛字爲是釋言饎糜也饎字兼有賁義用二鬲者謂賁用二鬲也中閒若增盛字不辭以周案玩鄭注士二鬲云云是鬲用以盛饎非用以賁餘飯故小祝注卽以盛字補言之其賁餘飯自用重鬲重鬲大故可饎一豆之米上文賁潘云用重鬲則此賁饎可知也二鬲者分盛重鬲之饎其器爲小矣重鬲在西牆下已見上文饎用二鬲亦盛之于西牆下故曰饎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不云盛者云用其盛可知也重鬲

用以爨不絜詎可施于重王胡二說胥失之右敦嗣

鄭元云宵爲燎于中庭燎大燋以周案記云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是必後爲燎終宵也燎古以薪蒸爲之亦謂之燭燕禮甸人執燭于庭鄭注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是也亦用蕡麻爲之周官司烜氏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是也對文燭與燋異少儀云執燭抱燋鄭注未爇曰燋撇文燋亦燭之爇者㠯燭之在庭者曰庭燎在門者曰門燎詩之庭燎卽燕禮所謂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之門燎卽燕禮所謂閽人爲大燭于門外大燭庭燎初無門內門外之別司烜注

亦無可執不可執之分斥胡氏燚禮正義至今之蠟燭古無是物司烜氏疏云依蔡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

右燎

經髻用組乃笄鄭眾云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讀如膾同書之异曰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為膾案反紒反字似叉字之誤釋名釋首飾曾叉連文叉紒猶云髻紒紒說文作髮云髮髻結也鄭元云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髻皆作括以周案兩鄭所言經文不同由今文家說各异也康成意其字古文作括從手即括髮之髻段借字今文作髻從髟亏義

為近據仲師意古文伦栝從木卽栝柏之檜叚借字其
讀同鱠以組髻之以笄簪之謂之檜檜爲簪紒之通名
故經有檜笄之文方言有鱠紒之語其所引說亦今文
家說也然記言毋𢇁纚笄猶謂之髻則其義自屬紒不
屬笄康成所引今文是已兮此可見今文家以隸定古
不無出入率如此　右髻

經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鄭元云決猶闓也
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段玉裁胡培翬
說決卽今之扳指字亦伦抉極又名韘又曰沓以周案
韘者決之藉以韋爲之下設𠂡麗兮擘注所謂決以韋

為之藉是也決之韘以韜大擘指極以韜食指將指無
名指決之韘以鉤弦極以放弦二物迥然不同說詳射
禮門組繫即韘系下麗亏擘注所謂外端有橫帶是也
繫屬亏韘經不言韘者韘為決之細言決其有韘可知
也下文麗亏擘亦言韘而經止云設決不及韘是以訓
詁家之釋韘亦可舉決之大名通言之如毛傳韘玦也
說文韘射決也與鄭詩箋禮注無甚違异不過通言析
言之別耳又說文韘射決以象骨（指決言）韋系（指韘言）著右
巨指此據生者而言生者韘系用韋死則以組為之爾
段氏誤以韘極為一物遂致決韘兩不相投弃謂生者

設決不必以韋為藉而設系紐殊不知設決則弦不割
肉藉韋則決不傷膚古之制作具有精意今人之扳指
尙有用古法者矣胡氏正義要屬疏舛
經設決麗于擘鄭注見肯賈公彥云以纊極二者與決
為藉令弦不決擊傷指彄以下當大擘本鄉掌為內端
屬紐子鄉手表為外端屬橫帶以周紮經纊極二以韜
食指將指非韘也注所謂韋藉有彄以韘言謂擐于大
擘指者也賈疏極韘不分甚誤彄卽韘韘不縫故詩箋
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也其物以韜韋為之一耑
鑿空為紐一耑以組綴之韋之長足以圍大指廣如大

指本紐空之大足以容其指其設之亐手先以紐貫大擘指本而以其彄周環大指則有紐一端在內故云內端為紐繫組一端在外故曰外端有橫帶因以決沓其彄復以橫帶向決外貫其擘本之紐則決固而不脫而其帶仍暫維持亐擘本不遽結亐手表故曰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貫疏說內端外端亦違鄭意其云鄭雖云結亐擘之表且內亐帶閒未卽結此言是也設決之制不明一由亐賈疏之誤釋一由亐鼎圖之失制張皋文胡竹村遂莫能明其義矣 右決極

經士喪止言赴君不及其他記襍記有大夫士訃同國

他國君大夫之辭敖繼公說古者大夫士止赴于其君
盛世佐胡培翬等說大夫士之喪同國則赴異國則否
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也䙡記竝他國君大夫士亦皆
赴恐是春秋以後之禮非古也以周案敖說非盛說可
從
鄭[元]云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士主人親命之方苞
云赴于君則大夫亦宜親命赴者赴于族姻則孝子心
絕志摧豈能一一親命卽士亦必委之父兄不暑以士
喪禮惟載赴君而謂凡赴皆親命以大夫喪禮亾遂强
定父兄命赴爲大夫禮而赴君亦不親命也以周案方

氏此說甚通 右赴告

周禮大祝辨九拜五曰吉拜六曰凶拜鄭元說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殷之凶拜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一說吉凶兩拜不以稽顙先後分以周案問喪云稽顙觸地無容禮與頓首叩地同故亦謂之頓顙說見吳語但頓首頓而即起稽顙又稽留不遽起此其异也古人吉拜皆先拜而後稽首故曰拜稽首其凶拜之見于禮經者亦俱曰拜稽顙無言稽顙拜者檀弓稽顙而后拜說者以為殷禮拜而后稽顙本周之凶拜也稽顙而后拜與吉拜之拜而后稽首相反拜而后

稽顙其禮與吉拜相同故襍記有非三年喪以吉拜之文特其拜尚右手仍與吉拜有不同故襍記所云吉拜實凶拜也鄭據此以釋九拜之吉拜葢失之矣夫古人吉拜用稽首頓首必先拜手者拜手則手先至地乃不顛躓失容亏事為順也凶拜拜而後稽顙與吉拜同故孔子曰頎乎其順若殷人先稽顙乃易觸地無容矣匍匐亏地不遽起亦以見哀痛之甚也故孔子曰頎乎其至舊說拜屬賓稽顙屬己先拜賓亏事順說亦難通拜稽顙皆為賓也世俗又有斬衰稽顙齊衰稽首之分亏禮尤謬稽首吉禮也

記少儀婦人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
鄭元云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
正凶事乃手拜㠯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
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喪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
朱大韶云凡言拜者皆跪跪而但俯下其首是為肅拜
手拜即昏禮之拜扱地葢古人之拜先以手據地內則
曰凡男拜尙左手女拜尙右手尙左手者先以左手據
地後以右手加諸左手乃引首至手玉藻稽首據掌致
諸地女子之扱地與男子稽首同肅拜手拜皆吉拜鄭
云凶事乃手拜非記意凶拜丈夫婦人皆稽顙稽顙者

以額叩地不加諸手婦人為喪主不過夫與長子曰不手拜拜不至手以額叩地也或說以肅拜解不手拜要謬以周案朱說甚憭但稽首與拜手不同昬禮之拜扱地可當稽首不可又當手拜手拜卽男子之拜手說詳相見門

經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鄭元云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敖繼公說言亏此者明已成服然後可為之也拜之者謝其弔已也拜皆亏其外門外所拜者不見徐乾學云後世有謝孝之禮多謂晚近之陋習不知古禮拜君命及

衆賓已先有之然注謂尊者加惠是專指曾來賵賻之人非盡弔客而徧謝之也後世大臣之沒及大臣之父母沒例辱蒙君之惠初未嘗有凶服往拜之禮獨柰何于遠客之弔而僕僕拜謝之哉以周案拜衆賓以拜君命及之也且主人拜君命亦可不脫衰絰近世習俗惡凶服卽以衰絰入士庶家亦遭斥逐敖說拜于外門外有習俗之見存焉今俗又有易服謝孝之說禮于人不禮于親矣

經朝夕哭位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鄭元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賈公彥云以經云右還入門故

知先西後東遂北入門敖繼公云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既則右還入門嫌其由便故言右還以明之褚寅亮云敖以尊卑為次理似較長胡培翬云意不主為賓急弔入哭故不論尊卑每面皆三拜示徧而已當從鄭說以周案鄭注右還屬上讀故下內位注云主人右還拜之如外位但玩下內位經文意主弔分別尊卑何得如外位右還而拜外位意主弔入哭右還而拜不論尊卑可也敖氏右還下屬其說還沿與鄭相反既東面拜西面拜即右還向北由便入門嫌事遽不嫌也云嫌其由便不解

孔穎達云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據此傳文弔有拜法記文不具爾或說左傳之文當依家語作投經而不拜以周案記云非弔喪弗不荅拜者是弔喪不荅拜記有明文孔子放經以季氏不成喪已亦不成弔也故尋拜爾如可成弔不拜亦何容放經矣王肅私改家語殊失左傳之意孔疏亦謬但俗情以荅拜為重儼然以賓自處司馬書儀朱子家禮亦有弔喪荅拜之文猶俗為之非古也

蔡德晉云小斂後尸于堂之後應子和謂賓于是拜父者弔生者故主人徧拜以謝之矣文正公云應氏謂賓

拜奠者古無是禮蓋古人弔賓之禮于生者只有慰問之辭于奠者則有襚賵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而已無拜祭奠者之禮以周案古人尸柩之旁非特賓無拜奠之禮即主人于朝夕設奠亦無拜文胡氏正義引徐原一說以爲事之如事生禮如是也然事生亦有拜禮主人之不拜蓋爲不親尊也凡奠祝及執事爲之主人不親止有哭踊之節無拜禮開元政和諸禮尚然至溫公書儀朱子家禮乃有入拜靈座之文非古也士虞禮尸未入而陰厭主人再拜稽首爲主人祭拜之始

鄭元云君使人弔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弔者入

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不升賤也敖繼公云中庭西方之中庭也盛世佐云中庭東西節也其南北之節葢三分庭一在北不在西方者以聽君命故也褚寅亮云中庭東方之中庭也故弔者東面向之致命主人則北面受命以周案凡言中庭者多以南北之中爲言此則東西節也盛說爲長凡聽命宜近堂主人進至東西之中弔者在西自辱東面向之敖褚兩說皆非注使必以其竅公食禮文大戴禮大夫弓君命升聽命降拜故注以不升爲賤其實主人進中庭與聘禮賓自碑內聽命正同

記器大記大夫之器既鋪絞紟衾衣君至而褋記云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以周案凡斂先布席次布絞紟衾衣禮經云既布衣君至大記文與經合褋記云公升布席注云君至爲之改始新之是則先鋪席衣以俟君君至商祝又改之以新其事注義兩通之甚是

鄭元云君視斂釋采入門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萬斯大云以君之尊下臨臣喪必禮其門神而後入于禮未安謚緣器大記謬釋采爲釋菜故也不知釋菜者祭禮之細釋采者釋玄吉衣也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此指成服後言大斂時未

成服君未錫衰吉服而來不可卽以吉服入故釋而衣之也以周案大胥鄭注引或說云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此卽萬說所本然主人未成服弔者亦不必改服君弔此時釋采固不得謂釋衣采服且喪大記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亦云君釋菜弔門內此時已成服君當錫衰以往亦豈待至其門而釋衣采服萬說無一可通也或據占夢舍萌以贈惡夢舍讀為釋萌菜始生者以為祓殯不祥亦未見確

經君視斂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

人後不云桃茢喪大記同而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所以异于生也鄭元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劉敞云君臨臣喪以桃茢先起于周之末造生也而忘死也而惡是教之倍生背死也江筠云始死有凶邪之氣在側桃茢之所自起乃是惡所以致其死者而豈其惡死者哉以周案鄭注卒事而往謂卒祭事語本公羊傳江說申鄭亦合禮意桃茢用之于始死未襲之時既襲之後卽不用之則其非惡死者甚明鄭注士喪禮引檀弓文以巫

祝桃茢具為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孔疏云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或據喪大記君于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以為君無未襲而往之禮非也喪大記孔疏云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斂焉為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據此則卿小斂而往是常加賜則未襲而往檀弓柳莊事亦可參徵茢注訓苕帚杜預以為黍穰

經君視大斂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敖繼公云西楹東明其在堂中西也胡培翬云此時尸在兩楹閒少北故主人立堂中西北面視之以周案西楹東以東西之節言非言南北若其南當近階觀下經云公卿大夫繼主人記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則主人南近西階可知也張皋文禮圖從敖說進及西楹其視阼階之斂勢必不見胡氏因謂時尸在兩楹閒少北與記大斂于阼文又違其柩正當兩楹閒云少北以遷就其視當楹之說亦謬

孔穎達云喪大記夫人弔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

夫人入升堂卽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襍記如

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入自闈門升自側階是不自同

于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不可同于女賓之疏也

金鶚云喪大記所言夫人弔與君臨臣喪同士喪禮君

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君升自阼階不用賓禮故夫人

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亦不用賓禮主人出門迎拜不以

女賓待之也若是女賓則當主婦迎之凡婦人出入必

由闈門升降必由側階賓主皆然

鄭元云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後至布衣而後來者

敖繼公云後至謂君旣至而後來者胡培翬云敖說似

三

長以其至在君後故主人不及拜之若在君至之時當
卽拜之矣以周案當從鄭注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
則辭焉布衣卽當事當事則辭不以拜不必君至也
敖繼公云經君出門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不著其處
則是但送于廟門外耳褚寅亮云君在廟門外升車至
貳車畢乘則君車出大門矣主人乃哭拜送送在大門
外明甚豈有君使人弔襚尙送于大門外今君親臨乃
止送于廟門外乎以周案褚說本賈疏是喪大記云主
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門外大門外也
鄭元云經大斂有大夫則告謂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

斂時則當降拜之劉台拱云告大夫使升視斂注恐未然胡培翬云此注申釋經意是矣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的是此經之傳鄭彼注云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此出字便含混葢欲牽合喪大記于大夫不當斂則出之文也喪大記上文俱云未小斂則士之喪亦指未小斂言也此經未小斂唯爲君出如記文于大夫亦出其誤明矣以周案喪大記于君之喪大夫之喪並云未小斂于士之喪特變其文曰不當斂謂卒斂時也如胡說不當斂卽未小斂記何必變其文卽變其文亦宜曰未當斂何復云不邪夫記之所謂當斂者陳衣饌

舁以及布絞衾之事也所謂不當斂者卒斂奉尸俟堂之後也始死哀戚甚雖有大夫弔不出經所謂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是也小斂卒不當事可爲大夫出經所謂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即位拜賓是也經兩言出皆連降階爲文則出不必專指室出門出也自堂降階亦出也胡氏誤以喪大記爲大夫出必出于室遂以不當斂爲未小斂于是斥記刺注膠轕滋起

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于大夫不當斂則出孔穎達云此謂未小斂爲主人出迎賓之節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

出迎大夫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于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于門外是也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以此言之則世子于天子之命士于君命亦皆然也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去小斂遠也士于大夫云不當斂謂去小斂近也士于大夫雖于小斂相偪尚爲大夫出若未小斂之前爲大夫出可知也未襲之前唯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送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于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

至絕踊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胡培翬云喪大記之出爲出于室蓋始死男女哭位俱在室也小斂後主人位在阼階下無所謂出叉喪禮非君命無出門迎送則亦不易以出爲出門以周案經于始死之日赴君君使人弔襚主人迎于寢門外送于外門外云唯君命出出兼迎送言大夫來弔無迎送惟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非惟不出迎幷不出送故經卽繼之曰大夫不辭入也此據始死之日言也小斂以後有出送之禮記于君大夫曰未小斂于士特變文曰不當斂與下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同是明據斂後言也未

斂以前曰未小斂既斂以後曰不當斂不當與未對文
不當斂非未當斂也孔疏本誤小斂時大夫來弔不出
迎而出送故經曰卒斂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不當斂
而出謂卒斂乃出送此正明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至
斂後乃爲大夫出也胡氏疏經未明序記要非
鄭元云大夫雖不辭入也謂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
爲賓出不成禮也李如圭云不辭謂不致弔辭故繼公
云主人即位大夫空辭若或不辭主人猶入矣王士讓
云不待大夫之辭而主人竟入以尸旁不可久離也以
周案大夫雖不辭入也急之之辭申明上文惟君命出

之義也其出不為大夫大夫撫辭禮鄭義爲長如大夫
有辭禮大夫不辭非矣不待大夫辭經㒺爲非禮者設
泓邪胡氏正義從敖王說未之思也
鄭元云君始亦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
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亏大夫親弔與
之哭既拜之卽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皇侃
說卽位西階東面哭謂大夫之位也故下云大夫特來
則北面孔穎達云謂主人拜訖卽位亏西階下東面哭
之故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亏西階下東
面不踊鄭注云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是據主人

也皇義非也大夫與士俱來皆東面故主人卽位西階
在大夫之北俱東面而哭大夫獨來知北面者以待弔
皆北面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以周案士喪禮朝夕
哭其弔賓之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
國之異爵者門西小進士西方東面而亏始夾之後至
殯以將皆不見弔賓之位鄭注云其位猶朝夕哭是也
若諸侯弔賓之位自與士有別鄭此注所言亦是或云
寄公在門東少進從諸公之例未可信也士之喪大夫
在主人之南經有明文鄭注卽位西階東面雖以主人
爲文明大夫亦同也故下云大夫特來則北面然曾子

北面而弔乃弔兮不為位者之禮鄭以此為特來之弔位未是

鄭[元]云器大記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出拜之兮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賈孔穎達云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命婦為夫人之命出亦不下堂亘以周案出謂出自室此時尸在室主婦在尸西不在房下記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此固常禮也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亦下堂下記云夫人弔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兮下以此推之此命婦為夫人

之命出似亦宜下堂喪禮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其在大斂以竢夫人之來弔也主人出迎于門外不拜其來也主婦送于門內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亦不拜士虞記云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鄭注主婦拜女賓不言出不言送拜之于闈門之內

皇侃孔穎達說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君謂嗣君也拜寄公國賓又次拜大夫士也熊安生說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大夫士家自遭喪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以周案記文當讀君拜寄公國賓句絕明國君之所拜者寄公國賓而已也大夫士屬

下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為義士喪禮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其證皇氏謂君拜大夫士誤謂君拜大夫于其位更誤當以熊讀為長君喪無拜大夫之禮天子于于諸侯亦然惟先代之後客之則拜左傳宋于周為客天子有喪拜焉明餘諸侯不拜也

鄭元云凡于襚者出有司徹衣盛世佐云凡者凡君及庶兄弟朋友之襚也親者襚以即陳則不須徹矣方苞云君襚不徹襲與小斂後仍以覆衾直至大斂然後以覆于外而包庶襚目以周案下經陳襲事于房中及小斂陳衣于房皆不言君襚是君襚不徹方說為然矣有

司徹衣卽徹繼陳不用之庶襚庶襚者親者及庶兄弟朋友之襚也親者卽陳于房不須徹則所徹者庶兄弟朋友之衣也

皇侃說臣有致襚于君之禮但君不陳不以斂熊安生說君檖襚大夫士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至大斂則㝵用君襚故士器禮大斂時云君襚祭服不倒以周案器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檖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鄭注檖襚者不陳不以斂皇讀君檖襚句熊讀君檖襚大夫士句以經注核之句讀以皇爲㝵解義

以熊爲合不以卽陳謂不陳君襚畢主人祭服受以親戚之襚卽明不陳君襚之義如皇說亐不以卽陳句不可通士喪禮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是親戚之襚陳也賈疏據士喪禮君襚以駁喪大記固謬褚氏管見據皇難熊亦未是

禮經公賵玄纁束馬兩春秋公羊傳云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又云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記襍記云諸侯相賵陳乘黃大路亐中庭北輈荀況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賵何休云賵者以馬以乘馬束帛此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車馬曰賵此

春秋制或說有馬無車賵士之禮大夫以上賵有車馬
鄭元云賵馬入設亏庭在重南敖繼公云設亏西方也
䘵記言諸侯相賵陳乘黃大路亏中庭此亦設亏西方
之中庭褚寅亮云庭實設亏西方三分庭一在南者其
常也喪禮變亏吉故移亏東西之中而此地已有重焉
因稍退在重南不及三分庭一如是則賓乃得從馬西
由堂塗以當柩車之前輅焉䘵記所云陳亏殯宮殯在
西階故陳亏西方中庭以近殯此在廟不同
鄭元云君弔則復殯服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
新君事也謂臣喪旣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爲服以

周案復殯服謂免也小記曰君弔雖不當弔免時也主人必免小記又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則君以錫衰弔弓殯後主人喪服如故時變而免疏以為變衰非

經君弔升自阼階祝負墉相君不言擯記檀弓云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鄭元云喪禮廢亾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善子游正之以周案襍記泄栁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栁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栁之徒為之也檀弓篇文與襍記合是喪擯宜由左也或說君升阼階宜由左賓升西階自由右何據

鄭元云其君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孔穎達云君拜在寢主人拜在後不與君同時拜也以周案此大夫君之禮降于正君有三不迎于門外一也卽位于堂下二也主人北面不卽位于門右三也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以大夫君代主其器大夫之器而有異國之賓客來弔亦以本國之君代主其器小記所謂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是也其君後主人而拜拜屬君言故注云君拜主人陪其後而不拜故注云不俱拜主人無二小記注云君爲之主則子不敢當主中庭北

面哭不拜曾子問注云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
稽顙非也皆其證如孔疏主人後其君而拜則畧有二
主矣此季康子所以見譏也臣子一例父爲長子稽顙
與君爲其臣拜賓同方望溪謂哀公不辱拜季康子宜
拜于階下斯大謬也小記又云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
此以攝主言非謂主人亦辱拜　右弔襚及拜賓

賈公彥云經朝夕哭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卽位
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此外位皆有哭
今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方苞云男
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雖初喪亦無哭于門外之禮下

乃言入門卽位而哭亘以周案此丈夫卽位不言哭下云主人入門哭又云出門哭止皆復位是卽外位不哭也方說是

敖繼公云朝夕哭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謂衆主人衆兄弟沈彤云丈夫卽位謂親者與衆兄弟下云主人卽位兼衆主人胡培翬云據下文但言主人及兄弟似沈說是

章平云朝夕哭內位兼西方東面者以賓在西階上也張惠言云此不見西方之賓據經云卿大夫在主人之南則士在西方可知以周案張說本敖氏是　右朝夕哭

位

受業江陰馮銘
從子炳煥仝校

喪禮通故四

禮書通故弟十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既夕哭既巳也謂先葬二日巳夕哭時與葬閒一日凡朝廟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也賈公彥云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閒容二日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姜兆錫吳紱胡培翬諸說曾子問古者天子諸侯之喪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卒哭而後主反其廟據此卒哭以前主猶未反焉庸分日徧朝空

廟矣大夫亦有太祖廟禮當同之士無太祖故二廟以一日而畢朝之下記朝禰訖而適祖無厥明之文可見注疏非以周案鄭注記云凡器自卒至殯自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日數亦同矣鄭意啟日朝禰明日朝祖又明日乃葬與始死日襲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而殯同小斂主人髽帶主婦髽自啟至葬主人主婦亦同于未殯則諸侯五日而殯自啟至葬亦五日天子七日而殯自啟至葬亦七日葢啟葬日數取節于卒殯因而分日以朝自啟至葬是日有事于祖禰以順死者之心且是其疏數之節也不然早啟而曠事既失之疏若啟

如士期一日而朝五廟七廟又失之數未見其有當也近儒據曾子問文謂卒哭以祔纂主未反其廟無容分日徧朝空廟其說不爲無見又謂羣廟之主俱在太廟就而朝之不難一日而畢斯又非矣朝一祖必設一尊而尊必終日未有一尊卽畢之禮如謂朝祖祇有太祖一尊則記言二廟饌禰又將何說是則天子諸侯之朝廟謂朝于太祖之廟可也而朝必分日終當依鄭舊義近之據放駁鄭者斷斷以士禮相爭何不以天子諸侯一思之

鄭元云啟殯商祝飾布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

有所拂㧺也㧺亦作仿本作彷彿一賈公彥云下經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忩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㧺者謂拂㧺忩凶邪之氣也以周案注拂㧺亦拂拭之義賈疏非沈果堂已詳辨之

鄭元云商祝入盡階不升堂聲三啟三聲三有聲存神也啟三三言啟告神也舊說以為聲噫興也顧炎武云鄭注士虞禮記云聲者噫歆也此引舊說以為噫興噫興者嘆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嘆息而欲神之歆也以周案歆謂歆動之義與興通學記不興其蓺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歆喜興也今釋詁作

厭喜巾車鄭注以厭厭為與是與歆音義相近也鄭注士虞記聲三啟戶云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也又注曾子問祝聲三云噫歆警神也是則聲者噫之聲也俗噫聲者歆之也噫歆者警覺之也鄭已自申其義顧氏別為之說非也

鄭元云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為啟肂遷之敖繼公云祝降者周祝取銘而降也不言其升故以降見之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與執事者升取宿奠也取銘在肂置于重在後乃合而言之文順耳

胡匡衷云禮之大例進尊者徹尊下記云夏祝徹餘飯夏祝之徹記有明文敖說畀之胡培翬云上篇祝取銘置于重注祝習周禮者也則此取銘爲周祝明矣

鄭元云遷于祖用軸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桯一作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關一作閞軸一作軹）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賈公彥說軸頭爲軹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輁之兩髀前後二者皆然此輁既云長如牀則有先後兩畔之木狀如牀髀厚大爲之兩畔爲孔著金釧其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于其中言桯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也士殯葬

不用輁輴朝廟辱用之則大夫殯葬雖不用輴朝廟當用輴諸侯天子殯葬朝廟皆用輴但天子畫轅爲龍謂之龍輴李如圭云輇謂輁之兩旁木如牀髀者方苞云輁狀如牀耑後橫木兩旁直木賈疏謂諸侯之大夫葬不辱用輴天子之元士尊葬辱用輁軸無據以周案軸以持輪輁以關軸鄭注士喪禮升車用軸云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此注云窆桯耑後著金而關軸輁狀如牀牀之髀足似几廣雅云桯几也故輁之髀足謂之桯桯有穿孔賈疏云耑後兩畔皆然謂左右面各耑後皆有穿爲用兩軸也輁軸之制與柩車相近鄭

注遂匠納車于階閒云其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
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又注
當前輅云輅轅縛所以屬引又注屬引云引所以引柩
車在軸輴曰紼據此引屬于輅紼屬于軸屬引之輅有
前後輅屬紼之軸亦有前後軸柩車用人引與用牛馬
之車不同後人不明其制方氏謂輁有前後橫木兩旁
直木是直同四周之輴矣尤誤檀弓三臣者廢輴而設
撥竊禮之不中者也鄭注云三臣于禮公輴今有紼是
用輴僭禮也鄭義雖迂曲以大夫用輴爲僭是此云大
夫諸侯以上有四周之輴大夫二字衍文賈疏謂大夫

朝廟用輴與天子諸侯同則曰大夫以上可矣何必要煩舉諸侯邪輁軸用以升棺用以引柩而不用以載塗其葬日在塗載柩用輇車見襍記輇車者蜃車也皇侃云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者皆用輇其尊卑之异在棺飾是已輴之用與輁軸同但士之輁軸不以殯啟殯遷祖而後用之諸侯以上之輴亦用以殯見檀弓喪大記行至壙說蜃車亦用以載柩見遂師注君葬用輴大夫之葬廢輴且君之輴亦非用以在塗載柩見喪大記注孔疏謂大夫朝祖用輴與殯葬异與賈同誤賈疏天子之元士葬用輁軸見下茵先入節　又案鄭注遂師其

蜃車之役云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亐蜃因取名焉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又注雜記載以輲車云輲讀為輇或作槫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亐輇崇蓋半乘車之輪又注喪大記君大夫葬用輴士用國車云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為國輇車柩車也又注既夕記遂匠納車云蜃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竊謂柩車有云輴車者聲之誤國車者字之譌有云槫團者字之俗謂之蜃者車之形狀也謂之輲者車之正名也謂之

輇者輲車之輪也鄭注以輲卽輇向未分明凡車止一
軸兩輪柩車㝢後有軸故云四輪其崇半乘車之輪故
云迫地而行又車之轅自輿下出而㝢縛輗以駕牛馬
柩車之轅則㝢後出各縛一横木謂之輅以屬引而人
輓之此皆與他車异者也王肅云國車一國所用未是
又叢喪大記注云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上也字
乃橆字之誤輇車橆尊卑之差所謂喪車橆等也疏引
皇氏說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同皆用輇是也孔氏義
依皇本依熊非
鄭元云朝祖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行之序

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𠕇女賓在後敖繼公云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方苞云諸說皆未安器之女賓乃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及宗婦之以事相助者皆空與衆子婦偕行賓及執事者當先俟于祖廟則主人從柩丈夫先婦人後自然之序也以周案鄭注據王制內則文王世子之文敖氏及以反哭之次序推之方氏意經文但云主人從主人可以該衆主人及婦人而不可以該賓經不言賓從是從柩輙賓存參

鄭[元]云薦車直東榮北輈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

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車當東榮東陳西上于中庭敖
繼公云此薦車卽遣車以周案遣車載遣奠之包牲者
䄇記注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則士無也鄭注樂師云
登車在大寢西階南故薦車直東榮注以爲象生時將
行陳駕然登車大寢南之說金誠齋以爲非
鄭元云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纓今馬鞅也諸侯之臣
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之如罽
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旣奠乃薦馬者
爲其踐汚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禮家說云纓
當胸以削革爲之敖繼公云馬有纓而無樊蓋臣禮也

入門不言左右但浸霤亘以周案纓卽鞅鄭注是入門當霤敖說是褚氏云據注一在南則當設重之處矣恐未然

敖繼公云薦馬交轡圉人夾牽之謂每馬兩轡左人牽右轡右人牽左轡也郝敬云以兩內轡交結兩圉人各持外轡夾牽之胡培翬云周禮序官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如敖說則一馬需二圉矣恐未然

鄭元云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于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于薦馬敖繼公云哭成踊者與人與御者也襍記曰薦馬者哭踊江筠云經于主人外

所特箸哭踊者上篇朋友親襚哭踊君視斂要節而踊此篇拾踊中賓亦在焉而不特箸其餘執事者葢皆以賤略之矣如喪大記斂者既斂必哭經并不箸何獨于此箸圉人與御者乎襍記云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孔疏薦馬凡有三柩至祖廟為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二也明日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于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然則圉御豈三次薦馬皆哭踊邪以周案襍記薦馬者哭踊出亦謂于主人哭踊而出也與此經言哭踊右還出同江氏圻敖是

喪大記君三衽三束大夫二衽二束士二衽二束孔穎
達云棺兩邊各三衽毎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
衽三束大夫士橫衽有二毎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胡
培翬云衽有豎者有橫者豎者兩頭各二君大夫士同
橫者則君二旁各三大夫士二旁各二喪大記蓋指橫
者言之也以周棨束有橫縱衽無橫縱檀弓云棺束縮
二衡三衽毎束一 縮衡以束言不以衽言衽之在棺首
尾者各二自天子達衽之在棺兩旁者君衽各三大夫
士各二束當衽處束之在棺首尾者爲縱在棺兩旁者
爲衡鄭注檀弓云衽今小要疏云小要之形兩頭廣中

央小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
固棺此言是也疏又云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
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此語甚舛
凡衽直豎而後固既衽而束之故曰衽每束一據疏言
似先束而後衽衽亦有豎有横胡氏沿其說不足信
鄭[元]云天子葬五重八翣五重者謂杭木與茵也朱軾
云五重三重再重皆謂棺天子水兕革棺如合甲為二
重杝棺一梓棺二故五重以周案當以鄭注為正
莊子云古之喪禮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白虎通義云天子棺槨九重餘同莊子鄭[元]云

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諸侯無革棺再重大夫無椑一重士無屬不重庶人之棺四寸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鶡斯大云水兕革棺并厚三寸孔疏云各厚三寸非也椑即杝屬大棺即梓諸侯無革棺觀上章云君即位而為椑又曾子問云君出疆以椑從皆不言有革棺可見以周案太平御覽引禮記外傳云凡棺之重數從內向外數水兕革棺一各三寸一名椑棺與鄭注異又名櫬杝棺二屬棺三大棺四屬棺大棺皆

用梓也上公厺水牛皮矦伯已下厺水兕卿大夫惟屬
棺與大棺原注云水兕革棺內一重有水牛皮次兕皮
二者合為一重疏家申注亦同此說疑者以為水兕分
為二是天子有五重上公四重水兕卽合為一諸矦亦
有三重大夫再重不知此所謂重皆據外言不數內之
櫬身者水兕革被之謂被櫬也上公卽以革棺櫬身故
曰不被革棺之外止有杝屬大棺三重諸矦無革棺而
以杝櫬身杝之外止有屬大棺二重大夫并無杝而以
屬櫬身屬之外止大棺一重白虎通義云天子九重公
矦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者葢兼抗木言之喪大記注

云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是其證也鄭注檀弓其厚三寸云水牛兕牛之革各厚三寸萬說非杝即椑棺成說非喪大記言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不言天子之制孔穎達云天子大棺等與諸侯同或說天子大棺九寸成伯璵云水兕革棺各三寸杝棺八寸屬棺四寸大棺六寸以周案天子椑屬大棺當同諸侯水兕革棺各三寸加椑屬大棺為二十四寸以象天之二十四氣或以檀弓水兕革棺三寸差之則椑棺五寸屬棺七

寸大棺九寸亏義無取成說無次有字誤

記檀弓君卽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孔穎達云藏謂

藏物亏中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以周案鄭注云虛

之不合謂藏時不以蓋合其上也釋文所引本是孔疏

從誤本合佗令以為虛中不善遂生曲說

記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用襍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

用牛骨鐕士不綠孔穎達云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

繒貼四方以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佗琢琢謂

鐕琢朱繒貼著亏棺也鐕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

牙釘襍之以琢朱綠著棺也隱義云朱綠皆繒也襍金

鐕尙書曰貢金三品黃白靑色吳澄云朱[元]絕句綠當
爲琢琢縉著棺或云鐕說文訓綴著物則綠字疑綴字
之誤以周案經上下綠字定本竝作琢注云鐕所以琢
著裹是鄭本作朱琢[元]琢不琢明矣今作綠字顯係淺
人所改琢琢當讀如壺涿氏之涿說文涿流下滴也用朱
涿與用碟金鐕相對爲文朱謂漆朱琢即詩所謂渥丹
韓詩傳曰渥丹沰赭也沰即涿之俗字古棺不用釘鄭
注鐕所以琢著裹與說文鐕可以綴著物者義同上文
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
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明棺與屬椑之

別也此云裹棺者棺卽大棺大棺與屬不相屬故裹其棺以屬之用朱涿之用襍金屑與牛骨屑鐕之士無屬無所用其涿以鐕故曰士不涿下文云君大夫鬊爪實亏琢中琢今又誤緣定本當亦作琢士埋之此琢字鄭注破爲肉或破爲篗皆非琢卽上文朱琢元琢之涿君大夫棺與屬有虛處用朱元漆涿之而鬊爪卽實亏所涿之中士無屬亦不涿無可實其鬊爪故埋之也

鄭元云柏椁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孔穎達云椁材並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皇氏以爲壘椁材從下卽題湊郭

六尺與椁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蓋一尺邪家鄭注喪大記君蓋欘至亏上畢塗屋云欘猶蔽也欘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四注者四阿之下注也孔說題湊自較皇氏為合萬斯大說天子之棺四重上下左右合尋四尺二寸又加小大斂衣百餘稱是棺之高廣且八九尺矣又中人身長七尺棺之前後兩和合尋四尺二寸其長一丈三四尺矣而柏椁止長六尺不知如何用之以周案孔疏申鄭以長六尺為題湊倫四阿之制萬氏不必致疑但鄭此注端訓題湊又訓方器大記注引此文端訓端方不以為題湊直以為全椁之長亏以端以字皆嫌無箸竊玩檀弓本文上敘天子水兕革棺椑棺梓棺四重

下繼之曰柏椁以端長六尺端謂棺耑以端者以棺之端為準也凡椁大亏棺而棺親人身長短為之其數莫定故記椁之長必以棺端計之以端長六寸所謂棺椁之閒也器大記云棺椁之閒君容柷郭注釋樂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此諸侯之制襍記云遣車視牢具置遣亏四隅鄭注云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四隅椁中之四隅是則天子椁內四隅所容必寬大亏諸侯空其長亏棺端六尺也

或說鄭注天子柏椁以端其方蓋一尺以此埾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或說庶

人棺四寸而椁五寸椁大于棺一寸則棺六寸者椁七寸棺八寸者椁九寸天子大棺九寸則椁一尺以周衣喪大記君松椁鄭注引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云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以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塋所定也鄭君已難言之後人何能肊定

記襍記大夫不揄絞屬于池下而喪大記云大夫二池不振容士一池揄絞鄭元云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于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于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于絞

緇而衆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褋記云大夫不揄絞屬于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皇侃云大夫不揄絞而有銅魚士無銅魚而有揄絞孔穎達云池縣絞雉又縣銅魚于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閒士亦畫揄雉于絞在于池上而池下無振容士揄絞明大夫亦揄絞但大夫不以揄絞屬于池下為振容賈公彥云揄絞一名振容大夫不振容仍有銅魚縣之士不但不揄絞又無銅魚以周案褋記大夫不揄絞屬于池下鄭注云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緇于下而畫翟雉焉名

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閒大夫亦振容士亦魚鄭意揄絞即振容揄絞言其質振容言其象卷大記云大夫不振容即不揄絞故鄭注即引襍記文以證之孔疏分揄絞振容爲二謂大夫不振容猶有揄絞又以與大夫不揄絞之文違遂謂揄絞在池上振容在池下大夫不以揄絞屬池下爲振容然揄絞在池上古注竝無是說未敢信也士之亦魚而有揄絞大記明著之既夕禮飾柩注云士不揄絞不字有誤張皐文據以駁疏胡竹村又謂鄭所見大記本有不字後脫是未免信注而疑經且如胡說不揄絞即不振容則大記迭言君振容大夫不

振容何獨於士別之曰不揄絞邪竊玩記意振容雖主揄絞而義亦兼魚躍故鄭注振容皆以揄魚兼說大記云君振容明揄魚俱備也揄絞為振容之大大夫去揄絞故曰不振容士有揄絞而去魚魚雖振容之細義又不得言振容故指其所有言之曰揄絞文有通言對言之分通言之揄絞即振容曰不揄絞即不振容如襍記所言是也對言之曰振容義兼揄魚曰揄絞義不兼魚如大記此文是也如化士不揄絞義同大夫不振容當如魚躍拂池之文闕之自見何必贅言

鄭元云池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為之狀如小車笭衣以

青布孔穎達云池挂著弓棑上荒邊爪端象宮室有承
霤天子四面四池諸侯三池闕弓後大夫二池庾云兩
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士一池唯在前賀公彥云君三
池三面皆有大夫二池縣弓兩相士一池縣弓棑前以
周案池之制如小車笭說文笭車笭也釋名笭橫在車
前織竹為之孔笭笭也鄭注士冠禮又云篚竹器如笭
聶氏引舊圖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如今
小車笭則池之制可想也君三池大夫二池士一池文
見喪大記大夫池在左右或前後無明文以言之
鄭元云齊以三采繒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賈公彥云聘

禮記三采朱白蒼彼據繅藉此齊用三采亦然孔穎達

云大夫齊三采絳黃黑也以周禮齊三采朱白蒼鄭注

士器禮明著之矣孔疏不應別為此說絳乃降字之誤

孔意天子齊五采用黃黑朱白蒼大夫三采降黃黑而

專用朱白蒼也

鄭元云齊象車蓋蕤縫合襍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

絡其上及旁皇侃云形如虎掌之爪皮外其色有部分

孔穎達云齊形既圓上下縫合襍采豎有隠攝如瓜內

之子以襍為分限然也以周禮鄭注形如瓜分然皇氏

所見本作爪分故其說異今從孔

鄭元云主人既祖塡池塡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謂徹祖奠設遣奠陸德明云塡池盧王竝如字江永云此卽旣夕禮所謂祖還車也柩車上有池塡當讀如鎭或讀如奠鎭卽奠定之義既朝祖卻下以蜃車載亏階閒北首飾柩訖日仄乃還轉柩車向外南首爲行始曾子弔當其時柩車已還而鎭定所謂塡池也陳喬樅云盧王如字不改讀華嚴經音義上塡飾注引賈注國語曰塡加也此塡字當讀如塡飾之塡謂塡聚諸飾亏池也以周案陳申盧王之義甚通俗儒以爲塡其肂坎之池非

右柩飾

鄭衆云披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鄭元云結披必當棺束亏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謂圍數兩旁言六旨其實旁三以周案後鄭意披戴同數喪大記云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是披數同戴之明證也戴之言值用帛貫棺束之皮紐而連繫亏柳使相值堅固披則以帛橫絡棺上而結亏戴出其餘亏外其說有二據賈疏云披在棺上絡過然後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之餘披出之亏外是用帛一條而為二披也據孔疏云一頭繫柳戴而出一頭

弓帷外則是帛一條止為一披也君棺三束披亦兩旁各三大夫士棺二束披亦兩旁各二記云士二披據一旁之前後言通兩旁則四披披各二人執之故士喪記云執披者旁四人鄭注云前後左右各二人謂前之左右後之左右有四披披各二人故既夕注云士執披八人君之棺旁三披披之人數傳記無見賈疏云人君三披披各三人未知據何文以言之竊謂先鄭之說必有所受蓋據披之人數以言也云士旁四即據記文士執披旁四人之文是則天子旁十二諸侯八大夫六者謂天子旁三披披各四人大夫旁二披披各三人諸侯前

後拔亦各三人其中拔二人也諸侯之弓天子士之弓
大夫其拔數可同其人數自有差等矣
鄭元云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葢如牀而縮者三橫
者五無簣陸德明云折形如牀無足敖繼公云折未必
有縮者以周案鄭說折形必有所受或改連木爲橫木
固非敖說折無縮者亦非褚氏云凡棺之承弓下覆弓
上者皆有縱有橫
鄭元云折橫覆之覆之見善面也李如圭云折加弓壙
其善面下鄉弓棺今覆之而以善面鄉上取觀之便也
胡培翬云折之爲器以善面在下爲仰善面在上爲覆

故下經云加折卻之卻謂仰也郝氏解覆爲仰置之則混覆丂卻說有難通矣

鄭元云茵用疏布緇翦有幅翦淺也幅緣之皇侃云茵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爲囊賈公彥云下記云茵著用荼實綏澤焉此注云幅緣之者則用一幅布爲之縫合兩邊幅爲袋用以盛著縫合旣訖乃更以物緣之使之牢固因爲飾也以周案如皇說注幅緣之謂每幅合縫非別有物緣之今從賈

鄭元云抗木橫三縮二茵亦縮二橫三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皇侃云抗

木上橫三下縮二以其在上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耦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橫三茵旣在下下㳂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孔穎達云古者爲椁累木亐其四邊上下不周置茵亐椁下所以藉棺下棺之後又置抗木亐椁之上所以抗載亐土旣夕禮注茵縮二在下皇氏云茵二在上與鄭注違非其義也賈公彥云經抗木先云橫三後云縮二茵先云縮二後云橫三竝據此陳列之時鄭據入壙而言故云其用之也木三在上茵二在下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皆有二三云象天三合地二者渾天言之

則地之上下內外周匝皆有天若然云木二則在下及其用之則茵三在下茵二在上木與茵皆有天三合地二以周案經以陳設言注以用言凡陳設後用者先陳經之陳設云抗木橫三縮二茵亦縮二橫三明用之之時先置茵三亏下其二在上旣下棺後又先置抗二亏下其三在上鄭注云木三在上茵二在下各舉在上一重言之賈疏本皇昰孔疏非

鄭元云皆木桁久之桁所以庋苞筲甕甒也久當為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或說久指木桁言桁如几有足跗故云灸之當讀如廬人灸諸牆之灸 右陳葬器

鄭元云陳明器于乘車之西則重北也李如圭云薦車陳于南北之中庭重三分庭一在南明器陳于乘車之西知在重北故繼公云陳于車西其在東堂之南以周案李說申鄭是褚氏云明器既在重北則徹奠往來之節亦當如注

經陳明器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皆有實而記檀弓云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鄭元云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孔穎達云既夕禮陳明器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之若此大夫諸侯並尊人鬼兼用

則空鬼而實人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以周案孔疏甚憭或說明器中本無祭器與周人兼用之說不合 右明器

鄭元云祖婦人降即位于階閒位東上賈公彥云統于男子敖繼公云婦人位西上張爾岐云婦人在車後南面故云東上以周案敖氏說非

鄭元云自死至于殯自啟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恆在內位賈公彥云自死至殯內位在殯宮中自啟至葬內位在祖廟中處雖不同在內不異故總言之云在內位者始死未小斂以前位在尸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自啟

之後在廟位亦在阼階下惠棟云位在阼階下似不盡然殯後在廟位主人外柩東西面明在堂上不在階下以周案惠氏說是殯殯與未殯恆在內位爲不可離尸柩也右內位

鄭元云禭記遣車視牢具言多少各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呂大臨云遣車卽所薦之乘車道車槀車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謂殺而埋之以周案禭記云遣車視牢具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是遣車爲載苞奠而設也士喪禮言葬時行

器茵苞器序從舉苞不言載是士無包牲之遣車也苞行後又言車從則所薦乘車道車槀車非以載遣奠之苞也所薦之乘車道車槀車卽所謂䰟車遣車為載包个之小車車可使人舉之馬可使人奉之非眞車馬也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謂束艸為馬也呂說不足信葛氏從之非也　又案遣車與明器之塗車又似不同鄭注多渾言之遣車以載遣奠之物塗車象平時所乘之車亦謂之鸞車冡人職鸞車象人

或說據襍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注謂置椁之四

隅則遣車納椁內其制甚小矣或說遣車以載苞士喪禮記云葦苞長三尺一編遣車過小何以容苞以周案鄭注巾車飾遣車行之云使人舉之以如墓注圉人廞馬云遣車之馬使人奉之則遣車自小足以容苞而已所載牢具置于四隅亦謂置牢具于椁隅其遣車與廞馬蕘竝埋之于地故校人曰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其苞自置于椁士之棺椁大小于經未聞可以苞長三尺定之天子之苞長短經亦未見可以柏椁以端長六尺定之

鄭元云薦乘車鹿淺幦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玉藻

曰士齊車鹿幦豹犆凌廷堪云注說疑非此乘車當亦攝盛用墨車以周案士乘棧車巾車文鄭意乘車鹿淺幦與齊車同士齊車亦棧車也君賜賓與幣弓棧棧謂柩車柩車尙用棧不攝盛則乘車必非墨車可知矣胡正義治凌說以乘車爲墨車道車爲棧車失之矣道車猶云德車天子之道車象路也道右道車注云象路王行道德之車

鄭元云槀車槀猶幭也以田以鄙之車今文槀爲潦胡培翬云周禮田僕次道僕後其職曰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注田路木路也此注因槀車在道車後旣取道僕之

文解道車因即取田僕之文解稾車其云稾猶散謂此散車非木路也以周案攷工記輪人為蓋注云蓋者主為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賈疏注所謂潦車指儀禮今文言即謂此也而此注不從今文作潦者無雨不必蓋有雨雖乘道亦備蓋亏義為短故從古文槀胡氏此疏申鄭說尙分明巾車職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注以為給遊燕及恩惠之賜此注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槀車槀猶散蓋以天子道車象路士以良車天子田車木路士以散車也

鄭元云稞記端衰器車無等則既夕記主人乘惡車王

鞶之木車也古文惡作堊胡承珙云惡車專指木車不
包素車等古字惡堊互借但此經若作堊澗弓素車故
鄭從今文惡以周案鄭注巾車素車云以白土堊車或
據古文作堊遂以惡車為素車固非鞶車雖曰無等而
王之鞶車禩皆有飾與惡車異卽木車犬禩尾櫜與惡
車有狗幦無尾櫜亦不同
鄭[元]云惡車白狗幦未成豪狗幦覆笭也白弓鞶飾空
古文幦為冪以周案今文禮作幦玉藻少儀同古文禮
作冪巾車又變作禩曲禮又別作幭毛詩又變作幭其
義皆訓覆笭或訓覆式笭亦作軨軨車前木式亦車前

木也

鄭元云御以蒲菆蒲菆牡蒲莖古文菆作騶以周案惠氏引鼂錯傳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卽左傳之菆左傳知莊子每射抽矢菆納諸房厨子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蒲楊柳可以為箭以明菆騶之可通儈則蒲菆為蒲楊之可為箭者亦一義也胡氏引玉篇廢麻莖古文作麔以明菆騶訓莖之義而牡蒲何物未釋說詳名物門

鄭元云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繰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士喪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繰

車駹車漆車與賈公彥云士之器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齊縗乘素車與卒哭同大功乘繅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駹車與大祥同總疏乘漆車與既禫同張惠言云注因惡車而悉之其實士吉時乘棧車不漆無有總反乘漆車之理總與小功並當駹車也以周案士車制無漆飾見既夕注據書大傳注士車朱軒有飾右車

禮家舊說讀賵釋算讀遣不釋算敖繼公說讀遣亦釋算盛世佐云賵是賓物不出于一人故須一一記之以多為榮遣是主人之物則但告數而已人子之心不自見其多也敖說非

呂坤云三禮圖引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㫖爲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以此考之則功布啟殯時執之以拂拭出葬時竿揭之以指麾褚寅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惟士制耳出宮而止以周案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鄭注云居柩車之㫖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此舊圖說所本也喪大記比出宮御棺用功布鄭注云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此褚說所本也兩說皆出鄭注以既夕注爲長喪大記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明朝廟御柩不以功布至出宮乃用

之非謂出宮而止也士喪禮亏啟殯云商祝拂柩用功布亏柩車發行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其在遷廟朝祖則曰商祝御柩乃祖不言功布喪大記之文正為此經發傳鄭君不明此意其注商祝御柩乃祖補言亦執功布居肯為還柩車之節亏是經意失而記指晦矣御柩天子以纛見鄉師君以羽葆襍記謂之翿先鄭注云翿羽葆幢也爾雅云纛翳也皆以指麾柩之物大夫以茅士以功布見大記或說功布士以上通有之亦非

記檀弓為楡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鄭元云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楡沈以水澆楡

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于引輴車滑𢈈去也三臣于禮
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以周案沈本作瀋汁也撥
謂撥㰊其汁設撥者設其撥汁之人也君柩重故用輴
而設撥𢈈讀若𢈈三關之𢈈𢈈猶置也設撥必用輴鄭
注嫌曲或說撥以引輴三臣不用輴而設撥不知禮意
故曰竊禮之不中亦通
鄭元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
東敖繼公云車道車道左道西也郝敬說車即乘道橐
車至葬地止于墓道左北向西為左也東上統于墓道
先至者東以次而西以周案曰道左據墓言也曰北面

立東上指車言也先至者在東以次而西順也如以為
墓西則先至者在西方順宜從鄭注
鄭[元]云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統于壙敖繼公云
西北上以西行北端為上謂包筲而下也亦綪之郝敬
云陳送葬之明器于墓道左右方苞云器藏于柩之兩
旁必東西分陳而夾羨道入壙乃便以周案上文陳明
器于廟中云器西南上綪注云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
上敖氏即本此為說廟中明器皆陳于乘車之西此則
皆陳于乘車之北廟中明器西南上此則西北上其例
可比也如郝方說東西分陳以便入壙其將據何文以

分之邪胡氏正義據郝方說殊失鄭意

鄭[元]云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皇侃說諸侯四綍二碑亦前後重鹿盧四綍繫于前後兩碑旁邊無綍孔穎達云諸侯前後不重鹿盧前後碑各用一綍其餘二綍在旁人持而下棺也以周棨孔疏是如皇說下棺危器大記注云樹碑于壙之前後以綍繞碑間之鹿盧使輓者皆繫綍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此綍之屬柩前後者也又云君器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大夫士旁牽緘而已此綍之屬柩兩旁者也

記器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

鄭元云大夫廞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以周案大夫廞輴文見檀弓然君自用輴不誤也皆當為皆字衍文孔疏以為二輴皆當為輇誤君大夫柩在道皆用輇葬則君用輴大夫用輇

鄭元云至壙說載除飾更屬引于緘耳敖繼公云先除飾乃脫載以周案敖說誠是鄭循用器祝文爾緘耳謂圈其繩以為耳使可屬引也齊人謂棺束為緘繩

鄭元云贈用制幣元纁束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李如圭云蓋公使宰夫所贈者重君物故以送終也盛世佐云此贈幣主人所自盡也疏云卽公所贈

者葢見元纁束三字偶同遂附會之以周案公使宰夫
贈元纁束疏云此即是至壙窆訖主人贈死者用元纁
束帛也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李說本此盛氏駁
之其實兩說兼備為是君之賵物固宜用以贈死者主
人亦自具其贈也檀弓云既封主人贈　又案制幣長
丈八尺逸巡狩禮文襍記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
長終幅鄭注言失之也引此經為證其實制幣廣宜如
幅云尺非也長終幅與既夕禮同凡制幣終幅丈八尺
鄭注內宰純制云純謂幅廣制謂匹長純制狩巡禮所
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與鄭志云咫八寸四咫太廣四

當爲三三八二尺四寸

鄭元云藏器亏㫄加見見棺飾也器在見內藏苞筲亏㫄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賈公彥云陳器之法後陳者先用先用甕甒後用苞筲苞筲藏明甕甒先藏可知故云相次可知兩兩而居謂苞筲居一㫄甕甒居一㫄褚寅亮云見內見外俱分兩㫄藏法宜如是敖氏亏器則謂專藏亏見內左㫄苞筲等則謂專藏亏見外右㫄故與注异反覺支離以周家經文乃窆藏器亏㫄㫄謂棺㫄加見又藏苞筲亏㫄則㫄謂見㫄矣褚駁敖說是

鄭衆說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許愼云堋喪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以周案下棺曰窆聚土曰封戴記溷淆鄭注隨文是正王制云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記文兩封字連文不別鄭注正之云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封謂聚土爲墳分剖詳晰

鄭元云今一日而三斬版版蓋廣二尺長六尺斬版謂斷莫縮也三斷上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以周案孔疏釋版廣長之數已明其釋斬版之義甚膠葛

斬版者斷其版繩也注云茸縮即爾雅之貉縮聲之轉
也釋詁貉縮綸也郭注綸者繩也三斷上之旁殺六字
句上或作止字之誤也詩曰縮版以載是版有繩縮也
築土既成斬其版繩更上而築之三斬版明其坎深六
尺也三斬之上旁殺其高所謂從若斧者焉是也云葢
高四尺所謂于是封之崇四尺是也萬氏謂封高六尺
版施于封之南北未是
何休膏肓云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于義為短
鄭元箴之云禮人君之喪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
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

登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乃大夫之踰月也孔穎達云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月以周案禮經斬齊三季兼再後所爲之季爲文與期功之實數异其言士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亦兼再後所爲之日月爲文與大夫以上殯葬之實數亦异此皆古人立文參差而不可强以一例者也鄭欲兩通其文故謂大夫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又謂人君之喪殯數來日者顧命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鄭注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是其證云葬數往月者與春

秋書卒葬文悉合其或速或遲者皆有故也
异義云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
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
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
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愼謹案論語云亦葬之以禮以雨
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元不
駁與許氏同其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爲雨止又與許氏
异徐邈主穀梁說以駁公羊左氏及許鄭之義云喪事
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
兼備矣禮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

終事不敢停柩久次孔穎達兩通之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以周案大夫士葬不為雨止通禮也雨甚亦宜止矣士喪禮潦車載蓑笠為雨備也至于壙賓出則拜送言出則壙所有帷幕以為障蔽矣此微雨可行之證也記檀弓言雨甚防墓崩孔子曰古不修墓修治也雨甚不治墓為古禮是大雨可止之證也

鄭元云反哭者于其祖廟不于阼階西面西方神位賈公彥云謂下士祖禰共廟故下經主人送賓遂適于殯

宮適士二廟者自殯宮先朝禰後朝祖反哭則先于祖後于禰遂適殯宮敖繼公云反哭于祖廟者為其柩從此而出也顧湄云反哭宜在寢鄭注非以周案反哭在祖廟鄭注為合其升自西階者坊記云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教民追孝也鄭注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彼注較此為長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柩行不朝祖下窆不反哭于祖殊為疏略至司馬氏書儀乃正朝祖之典而祖載不在廟中故反哭于祖之禮仍未行司馬氏已自言之矣顧伊人說殊妄

記檀弓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曰善

夫鄭元云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孔穎達云離之以物隔兩棺之間合則并兩棺置椁中陳祥道說祔謂祔廟善夫皆善以渕案離之者同壙而异穴也合之者同墓幷同穴也古者一棺一椁一椁一穴故曰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周制亦一椁一棺而兩椁竝置于一穴不復以土瓦間其中故曰死則同穴孔子曰善夫謂二者各有義法陳說不可從其解善夫為皆善辱之徐伯魯言兩棺同椁實本注疏徐氏通考力詆之其謂一椁之中有物隔閒林氏求義亦詆之右葬事

壻鎮海張惠澍

從子　炳煥　仝校

禮書通故弟十

喪禮通故五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奔親喪哭則遂行不爲位以周案奔親喪不爲位有君事不得奔則爲位哭齊衰以下有君事不爲位有私事不得奔亦爲位

鄭元云婦人奔喪東髽髽于東序不髽于房變于在室者也熊安生云未殯之前婦人髽于室既殯之後室中是神所處婦人在堂當髽于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髽于東序方苞云東髽髽于東房也婦人變飾必于房中以周案以男子經堂下坐之知婦人髽東序舊說

可通

孔穎達云奔喪襲經于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非謂堂上之序東也陳澔說掩其袒而加要經以周案經首經也下絞帶乃要經陳說非序東文承上降堂故孔疏以爲在堂下凡殯時位在堂下襲經亦不上堂故無升文奔齊衰以下之喪不升堂哭云免麻于序東明序東在堂下也

鄭元云自齊衰以下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于主人也于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敢服也皇侃說奔齊衰之喪不至喪所謂不升堂熊安生

說齊衰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故亏至家乃併
麻欲明所奔之喪雖輕不至喪所無道上改服著麻也
以周案注喪所謂殯宮不升堂哭謂不哭殯處皇氏直
以喪所為殯處誤會注意
鄭元云聞父母哭而不奔謂以君命有事不言就次
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
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京殺亦可以止方苞云鄭注
五日京殺之說非也無算哭踊幷朝夕哭踊當一循在
家常節不過將事之日輟哭耳以周案鄭注君命有事
謂方有事也事有大小日有短長未可執一論

杜預云封疆之守至重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脩服于其國卿共弔葬之禮旣葬卒哭而除胡安國說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脩服于國也以周案諸侯有即奔者有不得即奔者當分別觀之白虎論云王者崩諸侯悉奔喪又爲天子守蕃不得頓空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斯說最通杜說非左例旣葬除服尤遠禮經

穀梁傳云周魯有喪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君至尊也公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敬劉向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為之節文孝子之恩不忍公棺柩故也許愼异義云左氏說諸侯藩衞之臣不得弃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得空故遣大夫也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之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外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亏王者相報也許愼

謹案禮不辱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辱奔喪今以私喪
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辱相校天子未加
禮于我亦報之不加禮睦生之說非也以周案通典引
鄭駁異義甚詳皆未破的左氏隱元年傳云天子七月
而葬同軌畢至本不專主千里內言鄭不必據鄭奔周
喪為難穀梁說諸侯未葬不奔喪既葬踰年則亦奔喪
許亦不必以廢尊廢公為疑千里內空閒赴卽奔故使
大夫則不可千里外不卽奔先遣大夫弔可也左氏穀
梁說兩歧而可節取睦生相報之說殊謬
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

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許慎謹案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鄭[元]駁云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魯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奔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

姓雖千里外奔喪又與禮乖以周案千里內宜卽奔喪以曾子問君旣殯君未殯而有父母之喪諸文例之自見千里外不卽奔喪如穀梁說周魯有喪以不敢厺父之殯不能卽奔是國有私喪其奔也如此則無事之國其奔天子之喪審矣成王之喪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下康王之誥云庶邦侯甸男邦采衛是千里外諸侯奔喪之明證奔喪有先後白虎論已言之其還國亦有先後通典引劉向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劉治穀梁與公羊家說异必俟葬畢乃還禮不可通

异義云諸侯自相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事從左氏鄭無駁孔廣林說左傳諸侯五月同盟至不必親會葬

异義云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也許慎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也同姓當會异姓不當會鄭元駁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

聘也世相朝也無异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也　右奔喪

經聘君若薨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赴者至則衰而出鄭元云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赴者至禮為鄰國闕于是可以凶服將事賈公彥云襄二十三年左傳禮為鄰國闕服注云鄰國尙為之闕樂況舅甥之親乎若然赴者至主國可以闕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故襍記云執玉不麻是也敖繼公云赴者未至其哭也亦為位奔喪曰諸臣在它國

為位而哭以周案云哭亏巷則不為位可知犇喪所云赴者旣至之禮也敖說非兼而出當以自館至朝言其入而行事矣中林謂當長衣練冠與揺主同右聘賓遭喪

書高宗諒陰諒一作亮陰一作闇僞孔傳云諒信也陰猶默也鄭元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杜預段暢說亮陰諸儒皆云信默唯尚書大傳以為凶廬鄭元依之苑宣說知諒闇為凶廬者案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為義惠士奇云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云草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詩誅茅為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

一說楣謂之梁而檐亦謂之楣說文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是楣在寿端與門上之楣名同而實异柱楣當指檐端之楣初喪廬時楣卧于地卒哭以後則柱其卧地之楣而西向開戶以周案倚廬者以豎木數本斜倚東墉其巠至地處有橫木總束之下卧于地鄭所謂楣既虞乃柱其楣而謂之梁鄭云廬有梁者明廬本無梁也鄭意爾雅楣謂之梁爲通辭析言之廬有卧地之木可謂之楣不可謂之梁梁闇者有梁之廬鄭所謂柱楣是則梁闇與倚廬异或以倚廬當之誤論語邢疏引左傳杜注孔義以爲釋服心喪之名更誤

馬融云倚木以爲廬在東牆下西向門端也鄭元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以周案鄭義本閒傳爲文馬說葢據虞後言之旣虞翦屏柱楣乃西向戶記云凡非適子自未葬以于隱者爲廬鄭注葢廬于東南角旣葬猶然胡竹村據此以爲適子廬于大門內之東北角葢非東北角亦非顯處

陳澔云襍記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者嚴也謂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皆居堊室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也麥曙云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爾亦有斬衰不居廬者襍記大夫居廬士居堊

室是士服斬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于外是也亦有齊衰居廬者喪大記云期居廬終喪不御于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是也亦有始居廬而終居堊室者此變除之節也雜記所云齊衰當指爲祖父母世父母之類不專指子爲母夫爲妻以周案經言堊室之地亦有不同一爲期服初喪之堊室其地在中門外廬南其戶如廬北鄉一爲三年喪練後之堊室其地卽于中門外屋下爲之其戶西鄉賈疏以練後之堊室卽于廬爲之孔疏以初喪之堊室其戶西向皆由兩地之不分而搃說之

鄭[元]云喪服既練居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
不塗墍所謂堊室也賈公彥云練後不居舊廬還于廬
處爲屋故仍在中門外以周案既練之堊室于中門闑
外屋下壘瓴爲之不在舊廬處襍記言君喪大夫居廬
士居堊室明异處也賈疏非堊室壘瓴爲之說文云壘
絫墼也墼令適也令適卽爾雅之瓴甋謂以瓴絫之也
鄭注壘字今𠎝壘誤
喪服傳既虞寢有席閒傳則云小祥寢有席喪大記禫
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閒傳則云既祥復寢賈公彥說閒
傳既虞卒哭苄翦不納鄭云苄今之蒲苹卽此既虞之

席謂蒲席加亏苫上也孔穎達說既祥不宿門外而復亏殯宮之寢吉祭後不宿殯宮而復亏平常之寢文雖同義自別或說既虞有席既祥復寢竝爲尊者居喪之禮或說周傳寢有席原在苄翦不納之上今本脫爛在下爾以周案三代异禮學者各記所聞不必傅會

喪服傳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元說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王肅劉逵袁準等說滿手曰溢郝敬云溢搤通米盈握言會少也以周案溢鎰古字通權量古泫合鄭讀溢爲鎰因權較量有何可詆其爲米一升有奇當今爲米二合強較平時常食僅三之

一開元禮食粥朝米四合暮米四合較古贏矣陳澔集說直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一溢尤謬王劉讀溢如字訓爲盈滿文義不足郝說較通　又案禮經喪服傳既夕記竝有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之文喪大記足之曰食之無筭鄭謂粥與食無異數或說不必拘朝夕戴子高顏氏學記以朱子家禮無食之無筭句爲詬病謂元遵家禮過朝夕不敢食朝夕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因歎後儒無德不可佗禮如其言禮經傳記豈亦不通與

喪服傳既虞食疏食既練飯素食鄭[元]云疏猶麤也素猶故謂復平生時食也顏師古云素食謂但食菜果糗

餌之屬無酒肉也安異練時偃復平生故食程瑤田說
疏食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案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稷
豐年亦異食黍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
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
稻于女安乎兩食字竝讀去聲顏說難鄭未嘗
記喪大記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菜以醯醬始食肉
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而閒傳則云父母之
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食乾肉喪大記期之喪三
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而閒傳則云齊衰
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熊安生說練

醴祥內據病而不能飠者言皇侃說齊衰二日不飠正服也三不飠者當是義服以周案三代异禮學者各記所聞不必牽合

記器大記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鄭元說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于賓不敢當尊者禮也應鏞說有爵無爵蓋指弔者而注繫于爲後不在之人非也如注說爲後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無事乎接賓也何攝主爲

器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鄭元云外無哭者于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

祥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孔穎達云鄭意以祥踰月作樂故禫時無哭則經樂作之文但釋禫時無哭之意皇氏以爲祥之日鼓素琴樂作之文釋兩時無哭與鄭注違以周案鄭注祥踰月之祥定本作禫皇說亏記文似合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樂之作始亏琴瑟成亏笙歌而極亏金石以琴瑟言祥之後巳作樂矣以金石言禫後一月乃作樂

鄭元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寑從御御婦人也復寑不復宿殯宮也孔穎達云禫月值吉祭之節吉祭不當四

時吉祭踰月吉祭㒺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于殯宮之寢此謂不復宿殯宮復于平常之寢文雖同義自別顧炎武云互言之也禫卽吉祭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孔疏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非以周案未復寢而先從御者所謂比御而不入是也從御謂使婦人執事鄭注以爲御婦人非杜預以爲從政御執事尤非吉祭非禫孔疏是

記襍記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而喪大記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鄭元云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公公士大夫有地

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繫在君所會都邑之臣一說䘮記言朝廷之大夫士大記言都邑之大夫士一說大記言異姓卿大夫士䘮記言同姓卿大夫士與君有服者以周案後說為通鄭注以練而歸之士為邑宰恐非凡宰邑之大夫士于其君器當于其邑為器次如亦次公館何以固其邊國也曰公館者正對私邑之器次言曰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謂在廷之臣其居次有久暫之差也又曰士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謂未練以前士亦次于公館但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亦有輕重之差也䘮記本義如此鄭注繫在君所會都邑

之臣亦有二說皇氏謂此臣先在其君所會之采邑熊氏以爲案在君所謂此家臣爲大夫者案先在君所會都邑之臣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會都邑者

賀循云喪大記諸父兄弟之喪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下云兄不次于弟謂庶弟也以周案喪有二次既殯以中門外至室爲次既祥以中門內殯宮爲次父不次于子兄不次于弟鄭注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此說極確非不爲次也小記父不爲衆子次于外明爲適子猶出外爲次也而子之殯宮不論適庶皆不次故云父不次于子兄于諸弟亦出次于外故云既卒哭而歸

不復居殯宮爲次故云兄不次弓弟賀說非申其說者謂父不次弓子兄不次弓弟皆據庶言尤謬

記禖記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鄭元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士不得也置猶立也以周案上文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鄭注據此爲說申之者以爲父賢可以及子子賢不可以及父陳氏集說力詆其逆理或爲之解云父不主庶子之喪此外者蓋庶子也而疑之者又謂父不主庶子喪雖士亦然亦不待言爲大夫以周謂記云士之子爲大夫明其爲別子也凡別子之喪皆其子主之無

子則立族人為後主之其父或在不論貴與賤皆不主其器此通禮然也故公之子為別子公不主其器士之子為大夫士亦不主其器爾

記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元云士之器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吳澄云大夫亦無後其親屬為士者不得攝大夫唯宗子尊可以士而攝大夫之器也以周案攝謂代主人以拜賓也大夫之無子者必置後無事乎攝義當從鄭

記襍記主妾之器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舊說此妾之攝女君者故主其器祔自為之者以其祭于

祖廟以周案喪服緦麻章士爲貴妾大夫雖不爲之服而喪大記云君撫內命婦大夫撫姪娣喪服傳云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則妾死三月以內皆親主其事也過此使其子主喪林氏云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爲之十三字連讀自至對文

記襍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黨鄭元云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妻之黨自主之非也方苞云婦人出而不反然後私親

主其器匪是而主之是齊婺者亏出婦也𢑴後東西燕有求其夫之朋友而不辱也古者男女始生必書亏閭史朋友之道窮然後里尹可屬亏燕子而服加以期恩以窮而諡篤也不敢主其器義以變而諡嚴也以周案其夫夙請其夫先姑姊妹而夙也或說此謂姑姊妹之夫夙與或曰語不可通當以注義爲長方氏說妻黨弗主之義甚正近人多疑𢑴後東西家及閭尹不若妻黨之親剌記言之不情此卽或曰之見而鄭注之所非者也

何休左氏膏肓云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穀梁癈疾

云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以為禮尊不含卑不言來者本不當含故不責其晚于義穀梁為短鄭[元]釋云天子于二王後之喪含為先襚次之賵次之一作襚則次之賵為後于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于諸侯之臣襚之賵之則諸侯相施一作于如天子于二王之後于卿大夫如天子于諸侯于士如天子于諸侯之臣京師公爵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孔穎達云鄭知天子于二王後含襚賵者約雜記兩諸侯相敵明天子于二王後亦相敵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文鄭知天子于諸侯含賵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二傳但譏

兼禮不識其數是也鄭知天子亏諸侯臣襚之賵之者約士喪禮諸侯亏士有襚有賵明天子亏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亏卿大夫如天子亏諸侯者要兼所尊明尊此卿大夫如諸侯也凡此亏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外推此可知以周案孔氏疏鄭是已但京師去魯千里含襚固不克及事天子亏諸侯之臣恐亦不能如諸侯亏其士一一弔襚也士喪禮有襚有賵卿大夫宜要有含天子亏其卿大夫士亦當如之公羊家說尊不含卑非云不兼二禮者例詳公羊隱元年文

五季九季傳白虎論諸侯不親迎京師云爲禮不兼陳氏

疏證疑字誤非此從今文家說也古文家兼二禮乘議

記襍記云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

者也而士喪禮始死致襚葬時致賵不同日以周案同

國之禮襚賵弔臨可異時各致異國之禮弔含襚賵臨

五者相次同日故春秋古文家天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一使兼二禮不譏今文家說爲禮不兼趙伯循駁之云

據禮含賵襚一人兼行若毎事須一人則礬王朝之臣

不足充喪禮之使趙說即據襍記文以言也

何休云穀梁文五季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四季

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亦晚矣何
以言來鄭[元]云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為仇兵無休時
乃如兔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也
何休云禮主于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一使兼兩
喪又于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為禮非也鄭[元]云若以為
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以
善之以周案子游善主人非善來弔且禭施于死者弔
施于生者亦不得以彼為難起廢疾云君子原情近是
記檀弓師哭諸寢與奔喪哭于廟門外是檀弓有殯間
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奔喪哭父黨

亏廟异逸奔器禮哭毋黨亏廟與奔器哭毋妻之黨亏
寢异熊安生說檀弓殷禮奔器周法哭毋黨亏廟是親
毋黨亏寢蓋繼毋慈毋之黨皇侃說毋存哭寢毋亾哭
廟
記檀弓父毋之器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鄭元云謂既
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孔穎達云哭無時
有三種此謂小祥之後既小祥可爲君使以周案出使
之臣以馳驅疾行爲念皇皇者蕐詩曰駪駪征夫每懷
靡及鄭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是也出使而遭私器者
以徐行望反爲心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器徐行

而不反何注曰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是也此記為出使遭喪者言非謂居喪而服君事父母之喪哭無時極言其痛之深不必拘定始死既殯小祥三節人子在道聞喪其哭亟無時也凡出使而有父母之喪既不可以家事辭公事故聞喪而不反又不忍以公事薄父母故徐行以待君之追代使而不暴反也所謂若有私喪哭于館衰而居是也使而必知其反也所謂君子不奪人之喪是也必知其反申明使者哭無時之志爾鄭注反必有祭于文無著

唐會要云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江右虞潭殷仲

堪竝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其時公除者行公除祭
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春秋之義也以周棨鄭注
檀弓云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公除之
祭義葢昉此然非禮也公羊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爲
巳出使于外者言不㝵飾經義以文邪說傳曰古者臣
有大喪三季不呼其門此正禮也又曰巳練可以弁冕
服金革之事此權禮也非金革而無事不可閔子所謂
不即人心孔子所謂從其利者也
記喪大記君旣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卒哭弁絰帶
金革之事無辟也春秋公羊傳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

秊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以周案禮運云三秊之喪期不使既練則首絰除公羊家說是鄭注檀弓云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亦用公羊說喪大記蓋據國有急難而言如伯禽之事是不然孔子所謂從其利吾不知也

記曾子問孔子曰夏后氏三秊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鄭元云致事還其職位于君周則卒哭而致事林喬蔭云大夫士于其親之始死命赴之頃即已還其職位于君三代皆然此所云致事者君命以事致于其家即大記所謂君既葬王政入于國大夫士既葬

公政入于家者葢自君言之謂之致事自臣言之謂之從政不然此方還而彼已入何不倫乎致事與致仕音近義遠不辱混而一之以周案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明致事即致仕也如林氏說于曾子問上下文義俱不融洽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所謂王政公政者王國急難之事也所謂服王事即金革之事此曾子問所謂伯禽有為為之也致者道其常入者明其變

記襍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

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鄭元云末謂卒哭孔琳之云末與卒哭若果實同而名異則當疊言小功之末可以納婦取妻如大功之末疊言可以冠子嫁子何以別耶起條云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取妻以周案卒哭三月小功之末則五月已之小功既三月卒哭可以冠取妻而兮父之小功而已緦者必待在末之五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取婦尙不可自冠自取是薄兮已之小功而厚兮已之緦麻揆其上下文義輕重失敘故鄭注以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末爲卒哭所以通其義也然末與卒哭

自不可掍孔氏所議誠有見矣昏禮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三族者父身子也此記卽舉三族爲文謂身主冠昏之命而有大功之喪亏其末可以冠子嫁子尙未可以取婦若主命者尙有父卽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并可以取婦重及時防不虞也父謂主命者之父本林氏求義小功當作大功本王氏述聞但林氏謂其父小功之末而主命者之總服已除則取婦亦何待言王氏謂主命者大功之末可以取婦則上句大功之末可并言冠子嫁子取婦亦何必別叜起條言之是其說之不可通也若冠昏者無其父祖而已自主命所謂孤子也雖小功旣卒哭可冠取妻重昏代慤宗祀也江彪云取婦則父爲主取妻則已爲主禮稱取妻是無父之正文林氏求義申其

說謂己者明其無父而身自主之也此以先祀為重故不㝵不殺其輕畧是也服中冠取通典所載先儒辨論甚詳有謂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嫁取妻則祖無服父有服祖為一家之主可以為孫冠取妻此徐野人何承天之議也其解父為冠子取婦之父亏所冠所取者為其祖似已但經言冠嫁取皆父主命祖主孫命未聞必謂其祖無服說亦過泥矣有謂己小功則父大功己小功可以冠取則父大功亦可冠子取婦者此范汪江彪之議也不知經言己不言子明非對父而言言取妻不言取婦明無舅姑之事何㝵以彼例此也有謂己有下殤

小功不得冠取其長殤中殤在大功者與尋常大功同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此庾蔚之之議也不知下殤之小功且不可冠取而謂長殤中殤之在大功者轉可豈不輕重失倫乎有謂下殤之小功以齊衰降重其本服不可冠取若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以及大夫大夫之子皆以齊衰降服大功于大功之末亦不得冠嫁此苟伯子傅純徐爰王文憲范堅等之議也不知經但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嫁未嘗別其正降無容以彼例此經外添說如果降服皆然經亦何必獨舉下殤邪

舊說當冠之年必于二月行之冠必及時故因喪而冠

若非冠月則待變除卒哭而冠或說器冠之禮不及小功以大功以上情戚而為期遠故因器而冠小功則俟而用吉或說曾子問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器內器則廢外器則冠是及期且廢況未及期奚必因器而冠且襍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己雖小功卒哭而冠奚不可待而必冒器以行以周案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不必定在二月曾子問言將冠子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器則因器服而冠尤不専謂專屬大功以上襍記言己小功卒哭而冠是專指孤子亦非通指有父之人禮吉凶不相干曾子問及期而廢廢其吉禮

因器而冠冠以凶禮襍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俟凶事將畢而復冠之以吉或當初器而器冠或俟器末而吉冠各相其時也何疑焉

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偁名左氏說既沒偁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偁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論語偁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曰鄭元駁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孔穎達云鄭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鯉也死是實死未葬以前也

鄭元云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謂庶人也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天子諸侯諱羣祖王肅云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諱耿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為偁非能為元后諱也當獻子時魯不復為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為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

記檀弓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穎達云業謂所學習朱熹云業謂簨虡上板廢業謂不作樂游桂云古謂樂為業如肄業及之學人舍業皆以歌詩言之以周案器不貳事故廢業廢猶置也謂緩為之居喪讀喪禮

既葬讀祭禮斯為不貳事大功雖輕猶置其業誦謂氾讀詩書

劉德問田瓊云失君父終身不葬者其臣子當除否田瓊云答許叔重異義已設此疑鄭[元]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絶祖嗣也除而成葬違禮逢權

王安石云季札三號遂行哀不足矣吳澄云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為一句謂圍繞其封以行而且號哭也三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計其號哭之聲數也王氏誤讀遂誤解以周案吳說是繞封三匝今俗尚然

孔穎達云孔子不知父墓意欲問人乃殯母于五父之

禰欲使它人怪而致問陳澔云終母之世不求父葬之
地母死殯衢又如無室廬者何以爲孔子乎以周案記
文不知其墓殯亏五父之衢十字作一句讀孔子不知
父墓之爲殯也殯則可合葬葬則否初疑之故不合葬
卒問而知之故合葬焉茲孫護孫說較舊解爲近正
白虎通義云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也以周案子
無爵父之義春秋三傳家說有不同詳卽位改元門陳
氏疏證以爲此秖宜施亏大夫士若至位爲天子諸侯
仍葬從死者似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也此說不合
經義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古者謚作於君云

不為父作謚則畢賢者賢為天子諸侯也鄭注云子事父無賢賤今葬禮而從子如鄙父之賤矣通典引鄭志云趙商以周追王太王以下與曲禮文違鄭荅以周家王迹起于太王若禹湯則不追尊也通典又引异義云許慎謹案舜為天子瞽瞍為士明起于士庶者子不尊嚴父母也準是以推葬從死者義賅上下中庸言葬以父祭以子亦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含文嘉云春秋之義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王制疏作栗誤）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禮統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卿大夫樹

楊士樹楡說文云禮天子樹松諸矦柏大夫欒士楊以
周案檀弓云古也墓而不墳謂殷以上周官冢人以爵
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已有型王制云庶人縣封不
封不樹鄭注冢人云今律㓨矦墳高四尺關內矦以下
至庶人各有型是漢制庶人有墳天子樹松諸矦樹柏
諸家無异說大夫樹欒或從士制樹楊士樹或槐或楡
或楊不定庶人樹楊用士制含文嘉云栘衍文
杜預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矦皆縣柩而下
孔穎達云天子棺重禮大尤須謹愼去壙遠而闕地通
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矦以下臨壙上而直縣之賈

公彥云天子有隧諸侯以下有羨道羨道謂入壙道上無負土塗上有負土爲隧以周案禮窆之天子以豐碑諸侯以桓楹是皆臨壙上直縣而下也隧制以貫疏爲長如孔疏隧遠高而近下則水潦必豬而滲于壙中矣羨道士亦有之故鄭注既夕禮衆主人及婦人位云俠羨道

石渠議云宗子孤爲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殤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爲殤亦不爲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

服輒异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沒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偁孤不斷何乎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爲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偁孤

受業海甯許克勤
外孫鎮海張[illegible]
仝校